



07183

青照堂叢書

劉捷三鈔存 姪照清梓

御案七經要說

春秋

朝臣

李元春詳編

受業

石全潤校

春秋總說

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邦僭亂各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爾說者不察而以爲夫言行南面之權則近於夸矣又董仲舒述夫子之言曰我欲託之空言不若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一

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謂凡著書者言理則虛徵事則實故雖言理義以垂訓不如借二百餘年行事使是非得失皆著見於此爾說者以爲春秋是夫子之行事非空言比亦似非本意

元年

元字之義自董氏以爲視大始而欲正本至何杜附益因有體元之說胡傳乃推衍至乾元坤元以爲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又曰元卽仁也仁人心也以益廣董氏之旨夫以始爲元唐虞已然古

之帝王義或有取而遂目爲聖人之書法則鑿矣至其傳桓公元年曰元年卽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各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此

則得之

董氏仲舒何氏休杜氏預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二

春王正月

胡傳以伊訓證商不改月然漢書三統歷以大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爲冬至是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商未嘗不改月也又以秦始建國書冬十月證秦不改時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氏注云凡月皆大初正歷後追改當時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又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劉氏攷曰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

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耳是秦亦未嘗不改時月也周正改月並改時呂氏大主熊氏朋來證以經傳所書李氏廉證以秦誓無可疑者顧時月俱時王所改不曰王春正月而加春於王者蓋行夏時之志寓焉矣正者王事之始春者天道之始王所爲者系之以王天所爲者冠之以春三正迭用惟夏得天欲王者上奉天時必以得天爲正蓋春秋爲尊王而作故以王法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三

正天下春秋爲萬世而作故以天道正王道也不書卽位者左氏以爲攝公穀以爲讓而杜氏預釋之以爲不得卽位之禮故不書卽位此定解也胡傳謂仲尼首絕隱公以明大法故削之義恐未安夫君行卽位之禮則書卽位不行則不書孔子安得而筆削之乎

邾儀父

附庸比於天子元士應稱字左氏謂未王命故不書爵其說爲長

子氏

左氏謂子氏未薨其諱不待辨矣穀梁謂仲子爲惠公之母母以子氏例以成風亦合但史記年表惠公卽位於平王三年至隱公元年歷四十七年而其母始薨似太久遠當以公羊說爲是宰爲冢宰則劉氏微之說得之公羊仲子桓母也不稱夫人桓未君也劉氏厥曰春秋于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宰者尊稱非中士所當肩或以爲士或以爲氏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氏云公立而求成似謂公自盟趙氏匡劉氏微以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四

下皆主焉胡傳謂內外皆微者以有宿國之君故志之亦通若穀梁以宿爲邑則非矣穀梁又謂卑者之盟不日夫凡盟皆日不日闕也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不日二十二年書及高傒盟乃日何耶

祭伯來

祭伯書來諸傳皆以爲朝公羊獨以爲奔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爲爵公羊獨以爲字當以左注爲是不書來朝穀梁謂不正其外交諸儒多因之程子謂諸侯不行覲禮王不能治而祭伯反與之交其持議尤正

隱二年子氏薨

子氏薨三傳互異左氏以爲桓母固非矣公羊以爲  
隱母先儒謂妾母不當稱夫人春秋之初禮法尚存  
不得以成風敬嬴爲比惟穀梁以爲隱妻義爲長故  
程子及胡傳皆從之

隱三年日有食之

公羊以日食爲異程子辨之以爲災是也先儒又謂  
德之休明則當食不食非也乃治歷者測之未精也

宋公和卒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一五

左氏云同盟則赴以名趙氏匡駁之其說是矣孫氏  
覺又謂卽位之初以名赴似更有理若卒而或名或  
不名則胡傳得之趙氏匡曰左氏云同盟則赴以  
名豈有臣子當創鉅痛深之日忍稱君之名蓋會同  
盟知其名故于死時書之紀易代孫氏覺曰卽位之  
初以名赴我卒因得名之胡氏曰卒或名或不名因  
舊史也

隱四年州吁

州吁不稱公子削之也弑君之賊例應從同而獨於

衛州吁齊無知宋督萬削之其後或氏族之或世子  
公子之何也不削之則無以著其弑逆之罪不氏族  
之不世子公子之則安知非盜與微者而無以著其  
弑之實程子所謂大義既明於初其後皆以屬通立  
義各不同也胡傳謂莊公不以公子之道待州吁則  
追咎莊公家氏鉉翁駁之矣穀梁謂萬爲卑者則萬  
已爲大夫其說亦不可通也孔氏穎達以爲史有詳  
略亦似有理

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善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一六

左傳衛亂是以緩穀梁月葬故也

汪氏克寬曰先王之制諸侯初立喪畢則以士服見  
天子而賜之命及其歿則臣子請於王而賜之謚今  
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春秋據事直書而  
罪自見矣穀梁云月葬故也非也後此蔡宣曹桓鄭  
莊皆非弑何以月葬乎

春秋於列國諸侯書葬者五十一而月葬者三十三  
豈皆有故乎汪氏克寬駁之是也後凡以月葬爲故  
者皆刪

螟

春秋記災或月或時皆據實書之非有義例也若計其久暫則時甚於月乃謂甚則月不甚則時何耶穀梁之說非也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穀梁謂以歸猶愈於執杜氏預因以爲非執其義勝公羊多矣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諸家謂一人而曰伐似亦未合

八年庚寅我入虢

善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一七

公羊以日爲難穀梁以日爲惡者也二說皆以日爲例朱子謂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爲褒貶穿鑿得全無義理

辛亥宿男卒

宿男不名諸儒皆以爲史失之是也胡傳謂赴不以名而經書其名是聖人筆之恐無可據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

胡傳本程子之說以爲天王失威福之柄張氏治主罪魯似當兼用二說經意乃足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公穀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胡傳謂四國已鬪鄭乘其敝一舉而兼取之俱於情事似未盡合獨程子用左氏取三師之說以爲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而趙氏鵬飛李氏廉汪氏克寬互相發明於經旨爲近

隱元年後不書正月

隱元年書正月餘皆不書正月公羊謂隱不有其正

穀梁亦謂隱不自正皆非也隱在位十一年王命凡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八

五至身旣不朝又無一介之使報禮於京師是列公之不奉正朔自隱始故不書正以示義焉非居攝之謂也

桓元年鄭伯璧假許田

加璧易許田孔氏穎達以爲祊薄於許蘇氏轍胡氏安國皆從之陳氏傅良獨以爲鄭伯自文之辭於當時情事亦合

桓二年孔父

穀梁以孔父爲字趙氏匡駁之是矣左氏以父爲名

杜氏預因爲罪孔父之說亦非也惟劉氏敞君前臣名之說最爲精當故程子及蘇氏轍胡氏安國皆用之咬氏助則云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若孔爲氏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此說甚詳核然名君而字臣於義終未安故主劉傳而咬氏之說附存

### 滕子來朝

滕降稱子趙氏匡以爲當喪未君程子以爲後臣屬於楚胡氏安國以爲貶其朝桓朱子皆駁之獨取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九

氏迫自貶以省貢賦之說於情事爲近而揆諸春秋之義例亦有不可通者五等之列周有定制春秋不聽諸侯之自尊而獨聽其自貶耶故惟杜氏預楊氏士勛爲時王所貶之說爲得其實胡氏安國曰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作夫東周之替也齊晉之勦實王命之儀父黎來實王爵之卽其威不行於吳楚之遠且大若滕薛杞小邦以爲時王所黜夫豈不可春秋之後又將百年周遂亡矣三晉爲侯猶請命焉况乎桓之世東遷之初乎

蔡侯鄭伯會于鄧

公羊以爲鄧與會胡氏安國及湛氏若水季氏本皆因之隱元年盟宿之例正與此合釋例以鄧爲蔡地孔氏穎達遂謂鄧國去蔡甚遠蔡鄭不宜遠會其國都其說亦通

公至自唐

反行必告則史書其至不告則不書杜注孔疏甚明諸家紛紛或以爲遠或以爲久或以爲危或以爲幸失之鑿矣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十

三年公會齊侯于贏

會者外爲志書會不書及當以張氏治責齊之說爲正蓋畏討者魯之情黨惡者齊之罪經意尤惡齊故獨書會

公會杞侯于成

左穀俱作杞公羊獨作紀程子以爲杞稱侯皆爲紀當以公羊爲是蓋齊魯方睦紀與邾皆畏齊故會魯而求庇也高氏閎之說得之

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傳引穀梁不書朔不書日爲夜食謂因朝日而知之者非也既曰見其虧傷矣則時刻可稽書朔書日無不可且使日食於亥子之交未出地而復明則雖朝日何從見其虧傷之處耶蓋日食不占夜猶月食不占晝是以唐一行作歷上溯往古千有餘年日食長在晝月食長在夜也

公子暈如齊逆女

紀履緌來逆女程子謂親迎於其所館豈有遠適他國以迎婦者張氏治主其說洵爲有理故此年公子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十一

暈如齊逆女凡以不親迎爲譏者皆刪之

有年

賈氏達曰言有非其所宜有程子因之而胡傳暢言之其持議甚正或疑以君之故而惡其民非聖人書法本意其實程胡二傳亦謂君惡召災而病民惟此有年爲可異爾與公羊以喜書之意正同觀何氏休之說則兩不相悖矣

何氏曰桓公諸侯所當誅民人將去賴得五穀皆有百姓安業故喜書之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氏以爲弱公穀以爲父老子代從政胡傳以爲譏

世官其義蓋相因也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何以稱天王使耶汪氏克寬駁之是矣

大雩

以遠釋雩本孔疏耳賈服皆無此義杜注謂萬物待雨又曰遠爲百穀祈膏雨似以雨釋雩遠字非其所立義也爾雅謂雩爲號祭則穀梁吁義近之古人釋文或從類或諧聲雩文從雨而聲近吁若遠則兩無取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十一

六年寔來

三傳皆以寔來爲州公來程子及胡傳亦同惟三傳以寔來爲承上文而程胡以寔爲州公之名蓋諸侯不生名哭地則名也張氏洽主三傳之說引證寔來甚爲詳核則二說當並存

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曲禮曰諸侯失地名故公穀以穀鄧書名爲失國之君而葉氏夢得趙氏鵬飛皆從之於義爲正孫氏復胡氏安國陳氏傅良謂貶其朝桓似亦有理不書秋

冬史闕文也四年杜注甚明朱子亟取焉故程胡二傳及何氏休之說俱不錄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劉氏敞曰三公逆女非正也胡傳暢發其義謂當使卿迎而公監之其說是也孫氏復以爲天子不親迎娶后則使三公逆之家氏鉉翁謂宗廟重事而使王公於禮不爲過似亦有理程子謂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禮然據家氏鉉翁所引莊十八年號晉鄭使原莊公逆后則同姓諸青照堂叢書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一士侯爲主確有可據

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季氏本據經駁傳謂直以謀紀之故不爲無見然經無明文則事據左氏故仍主左傳而季氏本王氏樵卓氏爾康之說附焉王氏曰是時齊圖紀其隙魯必以紀故卓氏曰齊惡魯爲紀謀難則主兵者齊

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稱人以爲微者固非矣或以爲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爲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胡氏曰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

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卽三國之君矣。旣不以道興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十二年公會宋公子龜

自折以下魯與宋回會二盟有以爲魯志者。左氏所謂欲平宋鄭也有以爲宋志者。穀梁所謂會者外爲志也。二說不同。惟黃氏正憲謂始則宋欲親魯。繼則魯欲爲宋。平鄭引宋魯地名以爲證於情事爲近。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一齒

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宋之戰左傳以爲宋無信。蓋宋馮賁賂無厭。魯鄭可以聲罪而致討也。然魯桓鄭突皆篡弑之賊。王法所當誅。何得稱兵以擅伐人國乎。胡氏安國曰。往戰者罪在內也。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十四年夏五

夏五或以爲闕月字。或以五爲羨文。或以爲聖人因史闕文。或以爲後人傳寫脫漏。皆傳疑之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盟不書日者多矣前定不日豈書日者皆非前定乎來盟有書使者有不書使者鄭語衛良夫奉使而來意主於盟以爲前定可也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皆臨事制宜豈得以爲前定乎故凡以不日爲前定者皆不錄而來盟不書使者俱刪前定之說

乙亥嘗

公羊不如勿嘗乃甚言其嘗之不敬豈真以嘗爲可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一 五

廢乎趙氏匡劉氏儆蘇氏轍竝駁之恐非公羊立言之旨也穀梁所謂未易災之餘者以御廩所藏爲奉祭時旣舂之米故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劉氏權衡駁之云壬申之日災乙亥之日嘗嘗之粟出廩久矣乃其未災者何謂災之餘乎此則以御廩所藏爲未舂之粟也考周禮廩人之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康成云扱以授舂人是御廩所藏固未舂也權衡之說似較穀梁爲勝然遇災後不改卜而遽嘗則無誠敬之心故不時不敬二義先儒



多兼用之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

逐突者祭仲也不書仲逐其君而書鄭突出奔者春秋誅討亂賊嚴君臣之大分不使賊臣得以逞志於其君故以自奔爲文也胡傳本陸氏淳謂所以警乎人君豈逐君者其罪尚可貸乎於義頗有未安然相沿已久今仍存之鄭突書名或以爲絕之或以爲從赴二說俱通

許叔入于許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十六

許叔有興復之美故書字乘人之亂無王命而復國故書入或以爲不必俟王命而疑胡傳爲迂非春秋尊王之義也

公會齊侯于艾

會艾之後魯再伐鄭而齊不與焉安見其爲謀定許耶孫氏覺鄭氏玉所以駁左氏也高氏閔以爲魯與齊復通好揆諸當日情事似爲近之故定許之說皆不錄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公會諸侯兩伐鄭左氏以爲納厲公是也注公羊者謂善諸侯征突不知忽方在鄭突尚居櫟安得以伐鄭爲征突乎穀梁曰疑辭也夫會而後伐則謀已定矣尚何疑乎胡傳雖引用穀梁而亦主納突之說與左傳同

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

衛朔之奔左氏以爲二公子所逐公穀以爲得罪天子張氏洽兼而用之謂王室欲討而後二子得行其志於情事甚合當主其說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十七

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非獻舞杜氏預誤合爲一人耳左氏止曰召蔡季於陳蔡季自陳歸于蔡而已未嘗謂立以爲君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書朔不書日趙氏匡陳氏傅良湛氏若水皆以爲闕蓋晦朔甲乙或書或不書者舊史有詳略而夫子因之也劉氏倣楊氏時於隱三年辨之精矣再考歷家論朔有平朔有定朔以日平行月平行推算某日某時某刻合朔是爲平朔日有盈縮月有遲疾取均度

或加或減於平行爲某日某時某刻日月相會是爲定朔自劉洪乾象歷始用定朔於是非朔不食漢初以前皆用平朔故有食於朔之前後者公羊所謂失之前失之後穀梁所謂食晦日食旣朔也但朔前朔後聖人何難據實以書之而必各立義例乎日食於朔二日則不得爲朔矣而可仍以朔書之乎故當以闕文爲正

十八年冬葬我君桓公

劉氏敞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奈何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一八

以讎在外則勿復乎若以齊強魯弱量力不討君子不責是復讎者行於柔弱而困於強禦也與公穀不同而揆以不共戴天之義則其說未可廢故附見於此

莊不書卽位

莊公不書卽位左氏以爲文姜出陸氏淳劉氏敞駁之是矣胡傳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春秋緇之亦非也隱莊閔僖外俱書卽位豈皆稟命於王若桓若宣若定豈皆內有所受自當從公穀公羊云公何以

不言卽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卽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穀梁云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

夫人孫于齊

文姜之罪莫大乎與聞乎殺故尤於出奔時貶之李氏廉所謂一貶而罪惡自見也故二年如齊復書姜氏

單伯逆王姬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九

三傳互異者折衷於經左氏以單伯爲周大夫故以逆爲送然以書會書至例考之則單伯實爲魯臣故主公穀之說公羊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殺於齊使之主昏

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左氏無傳公穀皆以爲邾邑杜氏預獨以爲國詳考經文伐人之邑未有不繫國者亦未有邑而書伐者則杜注爲勝也公羊以慶父爲莊公母弟杜氏以爲庶兄然爲弟則不當稱孟爲兄則不當稱仲惟劉氏炫謂慶父欲同正適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理或然也要之經意所重者惡慶父之得兵權爾或國或邑或弟或兄皆非義所急故諸家並存而以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一 辛

張氏溥之說爲正張氏溥曰於餘丘杜云近魯小國公穀則云邾別邑實不可考抑春秋所惡者不在於餘丘之被伐而在慶父之帥師魯弑君三賊皆由主兵而成故憂慶父者比之公子翬與仲遂也慶父杜云莊公庶兄公羊則云母弟母弟猶幼少也庶兄則其年能制莊矣國君新立公子將兵或兄或弟寧有一可哉

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高氏閔謂壘儀之立經沒而不書斷以鄭伯爲突依

經立義持論甚正或以爲子儀者非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失國書爵書去說者以爲憫紀而罪齊其義甚正公羊謂齊襄復讎故諱之而不書滅非春秋之旨也齊襄志在併紀肆行侵逼雖以王命臨之悍然不顧此王法之所必誅者而何以爲之諱乎

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朔得罪於王而齊襄會諸侯以納之無王甚矣故春秋皆書人以貶之或以爲諸侯非自行實是微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五

恐未足據蓋齊襄志在納朔桓十六年爲黃之會莊三年又與魯會伐今則興師大舉糾集五國以抗拒王命必欲納朔而後已也安見其不自行乎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左氏以子突爲字徐乾本穀梁以子突爲名名字雖殊其以爲襄救衛則一也孔氏穎達謂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於理爲近先儒多從之故當主左氏而穀梁及徐乾之說亦附見焉或以名字非襄貶所在則恐非經意程子固亦以書字爲襄也

七年星隕如雨

星隕如雨言其隕之多也三傳之說俱有未協劉氏  
敞皆駁之其義甚精劉氏敞曰如雨者言衆多不可  
爲數也左氏云與雨偕也非也穀梁注以如猶而也  
言星隕且雨也亦非也春秋記星隕爲異耳夜中而  
雨何足記乎穀梁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以言雨  
蠡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著於上之有又曰著於下不  
見於上謂之隕以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  
於上之有公羊說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三

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妄語也若實尺而復無爲  
不書

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不稱公孫絕其屬籍也胡傳罪僖公恐非篤論

九年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經文公伐齊納子糾繫子於糾而不繫於小白  
是以子糾爲兄也公穀經文雖稱糾不繫子而公羊  
謂糾宜君穀梁謂糾可立亦以子糾爲兄也三傳注  
疏竝無異說其見於他書者荀卿謂桓公殺兄史記

序糾於小白之上蓋皆以子糾爲兄也獨薄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殺弟韋昭注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趙氏汭曰時漢文於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是則薄昭所云乃一時遷就之語而非不易之論也程子及胡傳據公穀經文稱糾不繫子遂直以糾爲弟而諸家多因之夫公穀之傳所以釋經也取其經而背其傳不幾進退兩無據乎朱子論語或問引用程子說而其荅潘友恭書又引荀卿殺兄之語而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蓋兩存之而未嘗有所偏主也今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三五

故從朱子而兩存之再考叔向謂齊桓爲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史記謂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又謂小白母衛女也其說與叔向同杜氏預謂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是俱以糾與小白爲僖公子也獨穀梁謂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峻氏助趙氏匡主穀梁之說謂襄被殺二公子乃出奔以一公子爲襄公之子程子及胡傳皆主之二說未詳孰是亦並存焉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外兵加魯以主客爲子奪意責外則齊來戰意責內則勝書敗某師敗書及某師戰此定法也魯莊於齊旣忘仇讎而修甥舅之禮一旦乘齊之喪納讎子而伐之及齊師來伐又憤然而與戰故經以魯爲主而不書齊伐胡傳以爲意責魯不可易矣或謂閔魯積弱又謂齊爲讎國故幸其勝而喜之然則乘丘及鄆公先侵宋旣無強弱之嫌宋非讎國復何所喜乃亦不言宋伐止書敗宋師也邪故諸爲異論者悉擯不取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言

十一年王姬歸于齊

王姬歸齊春秋兩書之皆以魯主婚也左氏稱齊侯來逆共姬則魯之主婚明矣公穀以此年爲過我恐無可據當從陸氏淳劉氏敞所駁爲是陸氏淳曰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案書其歸爲魯主婚爾穀梁他處卽云爲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劉氏敞曰何以書我主之也我主之則曷爲不言我主之常事不書必非常然後書又曰杜氏曰不書齊侯逆不見公非也魯爲王主婚若齊侯來逆女而公輒不見何謂

主婚矣乃常事自不書者也

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鄫

紀侯失國而薨叔姬歸魯至是始歸于鄫杜氏預劉氏敞蘇氏轍皆同江氏熙亦曰叔姬來歸不書非歸寧亦非大歸也然叔姬之志在於歸鄫以奉祀不終居魯故胡傳有不歸於魯之說

宋萬出奔陳

宋萬既討不書宋人殺萬而止書宋萬奔陳者責陳人受賊且取賂也或併罪宋人緩討逸賊則未察當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三五

日情事而無以服宋臣子之心矣萬勇而多力又執大權弑君殺大臣立子游而遣師圍亳勢彊若此蕭叔與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搆兵兩月然後殺子游而立桓公豈能禁萬之逸也乃用賂請萬於陳得而醢之宋可謂有臣子矣何得與陳竝譏乎然以視衛石碯討州吁之義則終爲有間故宋閔不書葬與魯閔同汪氏克寬之說得之

十三年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梁作齊人據李氏廉始伯之辭例以曹南城

濮則當作齊侯爲是四國稱人何氏休謂爲微者劉氏敞謂爲大夫皆非也春秋之時諸侯列於會而位乃定左氏爲平宋亂則宋人爲宋公無疑餘可知矣或以稱人爲貶辭或以爲衆辭以爲貶者天子錫命之法也以爲衆者諸侯推戴之情也二說相兼始爲得之

公會齊侯盟于柯

汶陽歸田不見於經先儒多疑之者然經以公會爲文則此會乃齊桓之志桓欲親魯以圖伯不惜小會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三

以結之是以屢戰之怨一旦而平也張氏洽李氏廉俱不廢公羊之說今從之隱三年盟柯公穀皆以不經不書日穀梁曰其盟渝也此年盟柯公穀皆以不日爲信豈蔑與蕢俱不可信而柯獨不渝乎盟柯之後郵再會而魯不從則亦未可爲信也況扈與葵丘桓盟亦有書日者則又遷就其說或以爲危之或以爲美之何前後之互異乎朱子謂以日月爲褒貶穿鑿無義理者此類是也夫日與不日皆因舊史假使舊史所無則聖人安得而強加之乎故凡以日月爲

例者皆不錄

十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胡傳以稱人爲將卑師少揆之經文所書亦不盡合至謂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則非也夫不遣大夫爲將則以何人爲將耶此說之不可通者矣

荆入蔡

蔡以女子啓戎荆以疆暴虐小誠有罪也蔡從齊爲北杏之會而荆人入之齊桓坐視不恤不亦病乎經書荆入蔡參譏之也然則齊桓不知蔡之當救邪非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三

也是時桓之力尚未足以制楚故不欲自挫其銳而姑以蔡委之況宋人甫會而遽畔桓專力以謀宋則勢難相顧矣豈不知蔡之當救也哉

十五年

宋人齊人邾人伐邾

邾之役宋實主兵故齊序宋下伐鄭伐徐亦同胡傳謂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則三十二年梁丘之遇宋先於齊亦將疑齊未成伯耶

十六年同盟于幽

汪氏克寬曰同盟之義論者不同然皆不出於公羊

之說社預言服異蓋以左氏于幽之盟一則曰鄭成一則曰陳鄭服于新城曰從于楚者服于蟲牢于戲曰鄭服也于馬陵曰且莒服故也于雞澤曰晉爲鄭服故合諸侯于重丘平丘曰齊成曰齊服也推是論之則清丘斷道之討貳于蒲以諸侯之貳皆所以服異于滅則鄭伯聽成而鄭已服柯陵亳北伐鄭而同盟則鄭服可知虛杙則悼公初立而諸侯新服也是則因服異而言同盟也穀梁於二幽之盟皆曰同尊周于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外楚齊桓初霸直取同尊周而已晉伯十有四盟皆爲外楚新城發傳著其始平丘發傳著其終斷道雞澤舉上下以包其餘也文定以諸侯同欲而書同又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二幽新城清丘斷道皆云同欲馬陵云同病楚柯陵雞澤平丘云同懼楚皆同欲也以例推之于戚同欲討曹虛杙同欲救宋也于蒲罪其失信而尋盟亳北惡其旣同而又叛皆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以例推之于戲亦旣同而又叛也蟲牢惡其皆不臣重丘惡其受賂而不討賊何休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者

也穀梁云尊周外楚卽所謂同心爲善善必成者也惡其反覆而書同謂其旣同而復異也杜預言服異謂其昔異而今同也愚故謂論者不同皆不出於公羊同欲之說也若夫劉原父引殷見曰同謂設方明如方岳之盟故書同然襄九年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昭十九年邾人鄆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豈亦能設方明而用殷同之禮乎按同例三傳及胡傳各異汪氏克寬融會諸傳謂皆本於公羊同欲之義尤能得其要領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二五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

鄭詹之執公穀據緯書以爲佞人固不可用矣左氏以爲不朝杜氏注謂謂齊見執夫同盟未逾月又使大臣如齊乃遽責其不朝無乃苛乎孫氏復謂盟未歸而見執以陳轅濤塗例之情事亦合故主左傳而孫氏亦附見焉

齊人殲于遂

左穀作殲蓋盡殺之也公羊作澱何氏休以爲積死非一徐氏彥謂相澱汙而死皆言其死之多也字雖

異而義實相近

冬多麋

經書多麋或以爲記災或以爲記異劉氏敞兼用之  
陸氏佃謂陰盛所感惡氣之應則當以記異爲尤正  
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合朔在夜則日食地中故有夜食之說然必謂朝日  
而知其食則未可據也蓋旣見其虧傷之處則時刻  
可稽其爲朔日無疑若或食於亥子之交則日未出  
而明復何從見其虧傷之處故專取劉氏敞說而穀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一  
三  
梁不錄

公追戎于濟西

左氏以爲諱之蓋諱其無備也意與胡傳同若公穀  
大之之說則非矣劉氏敞駁之甚明劉氏敞曰公羊  
以爲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  
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又曰穀梁曰其不言  
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  
戎若不來公則無追今以戎來故得追之先言戎伐  
後言追戎何害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旣

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所邪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

公穀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胡傳以爲微者程子則謂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據孔疏謂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媵而行今經書于鄆則程子之說信矣孔疏傳會公穀之說謂鄆爲衛地陳娶衛女結送媵向衛至鄆停女會盟果爾則當書至鄆不書于鄆矣于鄆者媵于鄆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三

二十年齊人伐戎

戎近齊而爲魯患齊桓伐之所以親魯也家氏鉉翁謂周有子頽之亂而坐視不救洵爲正論若程氏端學責其不告王而專伐則諸侯專伐者多矣何以獨責桓乎

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

穀梁弗目之說鄭嗣與江熙各不同而其實一也蓋夫人薨例書地今文姜不書地亦與常例無異則不目其地卽不目其罪也



二十三年夏五月

孫氏復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言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有脫事爾劉氏敞曰此其以五月首時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經書夏五月諸家所見不同觀孫氏復劉氏敞之說則杜氏以爲闕繆者於義爲長也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祭叔爲王朝大夫假聘禮私行故不稱使此正義也杜氏預本徐氏邈之說謂祭叔爲祭公來聘蘇氏亦謂祭叔爲祭公之屬劉氏敞則謂祭叔自使人來聘其臣不達於春秋故不稱使皆無確據

丹桓公楹

穀梁謂天子諸侯黝堊諸家之說以黝爲黑柱堊爲白壁者徐氏邈也以黝堊爲黑色者范氏甯楊氏土勛也以爲天子黝諸侯堊者劉氏敞也說文訓堊爲白涂爾雅牆謂之堊郭璞曰以白土飾牆也山海經白堊黑青黃堊注言雜色堊也則非白土之謂矣考周禮注云素車以白土堊藻車以蒼土堊釋名云堊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三

者亞之也次也先泥之次以衣飾之也是聖字貫下  
二句猶云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聖士鞋聖焉爾

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

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則夫人始至而大夫  
見之固亦禮之所有矣穀梁傳謂禮大夫不見夫人  
與諸傳不合疑劉氏敞之駁爲是再考公羊及胡傳  
皆以宗婦爲大夫之妻蓋兼異姓者言之杜氏預以  
爲同姓大夫之婦其說不同孔氏穎達曰襄二年葬  
齊姜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卷一

女知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故應以杜氏爲正

二十七年同盟于幽

穀梁謂桓會不致桓盟不日者非也杜丘于淮皆書  
致矣葵丘于扈皆書日矣何得爲安之信之耶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人臣無境外之交季友越國會葬春秋直書以示貶  
其義甚明公羊以爲通私行穀梁以爲諱出奔胡傳  
以爲王臣始亂而諸國大夫無譏皆非也左氏謂季  
友以舊交私行劉氏敞謂原仲與莊公交而季友從

公命往會葬意亦稍異惟張氏治吳氏徵汪氏克寬本左氏舊交之說而又依劉氏君命之義以爲請命而後行似得當時情事蓋大夫與大夫交於理爲近而非奉君命出境則不書於策卽書亦不言如也

二十九年葬紀叔姬

叔姬書葬旣以見叔姬之賢亦因魯之往葬也公羊謂徒葬乎叔者非也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齊人伐山戎穀梁以爲善齊桓救燕以通職貢胡傳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書

本公羊貶之之說以爲譏勤遠畧蓋皆謂齊桓親行而其實非也僖十年伐北戎又稱齊侯善耶貶耶公穀與胡氏皆無傳何耶以外傳考之齊桓親伐山戎在伐楚之後蓋僖十年之役桓乃親行故書齊侯是年不過遣將薄伐故循將卑師少之例而稱人也至於會魯濟獻戎捷齊魯鄰封歲一相見恒事爾不足爲伐戎之證也經未嘗書戎伐燕亦未嘗書齊救燕則以書人爲善救燕者亦非也救邢救許皆書於冊何獨於救燕則沒而不書耶故公穀胡傳俱刪而凡

以書入爲貶者皆不錄

三十一年薛伯卒

薛稱伯時王所黜也義同桓二年滕子來朝

齊侯來獻戎捷

黃氏震謂捷獲而過我李氏廉以爲道經魯而躬來皆非也齊在魯北燕與戎又在齊北伐戎而過魯此說之不可通者

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

左傳稱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犛賊子般於黨氏成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三

季奔陳立閔公先云成季奔而後云立閔公明閔之

立慶父立之也左傳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杜

氏謂年始八歲蓋慶父雖弑君未敢遽自立先取其

黨之幼者立焉而徐圖廢置故以君命告卽位於齊

因結齊援經乃據實書之曰如齊爾穀梁謂實奔而

諱之杜氏謂無君而假赴告以行皆不足據劉氏敞

駁之是也胡傳謂莊公以兵權授慶父以致威行中

外出入自如其說亦通惟以爲宜書出奔則承訛襲

舛習而不察耳

閔元年不書卽位

公穀謂繼弑君不言卽位。陵氏助釋之以爲廢卽位之禮是也。朱子謂君不行卽位之禮故不書卽位。其意與公穀互榘發明。莊元年辨之詳矣。僖不書卽位亦同。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之盟穀梁止曰盟納季子而左氏以爲請復季子孰請之耶。是時慶父當國。閔公方幼。慶父旣不欲請。閔公又不能請。故陳氏傳良謂國人爲之。吳氏激青照堂叢書。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一。美謂國之世臣爲之。卓氏爾康以爲陳方爲齊所厚。季友援陳人以請。齊桓於情事亦合。

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

季友內執魯政。外有齊援。閔公被弑。旣不能救。又視慶父之奔而不能討。胡傳以爲譏失賊者是也。若以難易遲速之幾爲季子解。則失討賊之義矣。恐非經旨。

狄入衛

狄入衛。范氏甯。陳氏傅良與孫氏覺各主一說。汪氏

克寬兼採而折其中情理俱合甚得經旨當爲正解  
汪氏克寬曰衛書入而不言滅或以桓公不能攘狄  
故爲之諱或以爲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  
桓公蓋桓公始雖不能却狄於衛未滅之先而猶能  
存衛於狄旣滅之後其於興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  
乃言外之意比事考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  
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  
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  
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宋滅曹而書入則惡曹  
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之以亡國之善詞又春秋之  
變例也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春秋據事直書釋經者因文考實以見褒貶之意若  
文旣不與何由知其實與乎公羊謂實與而文不與  
者非也楚丘緣陵亦同

二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書氏不稱姓貶哀姜也哀姜之貶不於孫邾者  
罪止於殺子則子無讎母之文也不於薨者伯主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卷

法旣行則義可以止也不於葬者旣請其喪不容以不葬且一貶不再貶也故獨於喪至焉貶之也公羊謂莫重於喪至則薨葬不得爲輕胡傳謂不稱姓者殺於齊則何不於薨去其姓皆非經旨再考仲子成風不稱夫人正其名分也文姜哀姜不稱姓氏絕其屬籍也或則以王命之僭而正之焉或則以伯令之行而正之焉獨文姜之絕義無所麗故惟於孫出之時而正之焉文姜之罪浮故竝去氏

城楚丘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美

邢自遷而城之則是助其版築榘榦未有以見其專封也故邢書遷書城城楚丘而遷衛焉專封著矣故書城而不書遷然書城邢而不書城夷儀則亦不與專封之意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戰國策魏謂趙王曰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然則聖經罪虞之意其說已著於當時矣

三年徐人取舒

徐人取舒公羊以書取爲易蘇氏轍以書人爲羨文皆非也惟李氏廉會通最合經旨

李氏曰通伐楚之徑善人書取未滅之辭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之會以爲謀伐楚者左氏也公穀則皆無此意然下與伐楚事相近疑左氏說是故胡傳張注竝主是說蓋伐楚救鄭之謀已定於會裡諸侯惟宋最大江黃最遠故再爲貫與陽穀之好以堅其信

公子友如齊涖盟

僖方遣季友如齊則盟期未定自不得日穀梁以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一

日爲前定者非也

四年盟于郟陵

五霸桓公爲盛而桓之功莫大於攘楚召陵之役胡

傳本公羊以爲序續諸儒多從之者朱子亦稱其仗

義執言不由詭道也但屈完來盟其詞甚亢旣盟之

後楚人圍許滅弦滅黃敗徐桀驚如故而桓不能禁

則穀梁所謂得志爲僮者豈不信哉況春秋書法公

及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來盟皆不書公者諱

之也今屈完止書來盟而不書其所與盟者蓋亦爲



諸侯諱爾

齊人執陳轅濇塗

王氏樵曰濇塗之言雖私其國然不聽則已何至勤師以討蓋陳蔡近楚嘗有貳心今不欲齊師反而由已齊人以爲叛齊卽楚之漸故因歸師以威之觀再侵而陳乃成則陳初未肯服也陳不心服桓再與師得其成而後已非專以濇塗也按陳之役先儒皆謂濇塗誤軍道獨王氏樵以爲陳貳於楚似亦有理故附存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一

五年諸侯盟于首止

首止之盟先儒皆與桓獨蘇氏轍以爲衰世之意或遂以挾天子議桓者非也逃者匹夫之事觀下文鄭伯不盟書逃則經之與桓無疑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穀梁謂不日微國也非也國亡無赴告者失其日爾滅國重事豈以微國而略之乎

晉人執虞公

虞虢之滅晉人蓋修其祀而不以滅告也不告滅因

不書戡然其實已滅矣故下陽虢邑不應書滅而書滅虞公書執以比於滅國執君之例則兩國之亡俱見焉

六年會伐鄭圍新城

公羊謂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非也謂一邑爲疆則隱五年長葛之圍趙氏匡已駁之矣若謂圍者爲疆則桓公伐鄭合六國以圍一邑久而不舉其不恃力亦明矣而以疆目之可乎

七年盟于甯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一

甯母之會五國而陳鄭皆遣世子蓋二國皆新被侵伐陳欲淪盟而未敢淪姑勉強以應鄭欲與盟而未得與猶趨趙不前故君皆不行而止遣世子也

曹伯班卒

季氏本以不日爲不訃而張氏溥因之蓋謂嗣子有爭故不暇訃也非也曹與魯屢同會盟無不訃之理若其不訃則亦不書矣書卒不書日闕文也

八年十有二月天王崩

左氏稱惠王於七年閏月崩八年十二月而後告喪

則秘喪一年之久恐無此理故王氏樵趙氏匡皆以爲疑也

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

經書甲子於戊辰之後杜注孔疏皆以爲赴在盟後也張氏洽從公羊作甲戌或戌誤爲子亦未可定姑竝存之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經書其君之子公羊曰未踰年君之號也非也公羊以子般爲未踰年之君而曰君薨稱子某旣葬稱子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一聖

其例甚明蓋子般子野稱子稱名君薨故也子赤稱子不稱名旣葬故也從子般之例則但稱子奚齊可矣何以稱其君之子耶故以穀梁國人不子之說爲正

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奚齊不書君所以譏獻公也卓書弑其君所以正理克之罪也荀息以死踐言固勝於臨難苟免者然從君於昏則大非孔父仇牧之比矣左氏引詩貶而非褒也司馬氏光之言甚有理

十三年會于鹹

家氏鉉翁主謀王室趙氏鵬飛程氏端學俱主謀杞當依左傳兼用二說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

公羊專封之說惟可施於楚丘蓋衛已滅也邢以自遷爲文固不得言專封杞未嘗滅則併不得言封矣公羊云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非也杞列在三恪果見滅於徐莒春秋卽爲桓諱猶當如邢衛書伐書入何得併泯其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墨

迹乎

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與鄆子遇而僖公不禁使鄆子朝而鄆子聽之皆爲失禮故春秋書以譏之胡傳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說本公穀而諸儒因之則過矣僖公魯之賢君聲姜又有令妻之稱豈肯聽女自擇配乎或以爲季姬不繫於鄆爲未嫁之文不知鄆子不朝公怒而絕之來朝而後歸之故遇歸皆不繫於鄆也如果來朝爲請昏則旣朝之後必有納幣逆女之事何俱不見

於經節范氏甯疑公穀爲不然而以左氏爲近合人情良有以也胡氏又謂孟光伯鸞變而不失其正則蕩檢踰閑安可垂訓於後乎今故專從左氏而諸家使來請已之說皆不錄

十五年震夷伯之廟

春秋全經未有書大夫之謚者夷當依劉氏敞作氏十六年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

都

經書是月非止嫌同日也或鵠之退飛不止一日故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一書

以是月槩之也公羊以是月爲晦穀梁以有知無知分日月皆非也劉氏駁之詳矣

公子季友卒

季友討逆定亂功在公室經書公子而名字雙舉者公穀以爲賢之是也宣十八年公弟叔肸卒書法與季友同蓋友有社稷之勳肸有通恩之美其賢相等肸以宣公尚存故稱公弟爾胡傳以爲生而賜族其說亦正惟與仲遂並譏似非其倫然季子忠賢仲子弑逆亦各分別言之矣劉氏敞引仲遂以駁公穀不

知仲遂之卒削公子而不書正其弑逆之罪也豈季友之比乎又謂仲氏殺子赤季氏出昭公皆世卿成禍者是以仲遂爲仲孫氏尤謬

### 鄆季姬卒

不書葬者魯不會也僖公怒鄆子之不朝而止季姬及來朝而始聽其歸蓋怨尚未釋故葬不往會也若果愛其女使自擇配則季姬之葬必有過禮之舉春秋將特書之矣胡傳書卒奪葬之說不可從

### 十七年滅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一

左氏謂公未歸而滅項胡傳及諸家多從之相沿已久今主其說然以城楚丘之例例之公穀以爲齊滅者於理亦通蓋不書齊者蒙伐英氏之文也春伐英氏夏滅項與襄十年春會柤夏滅偃陽同一書法以項爲魯滅何不以偃陽爲魯滅也若謂彼多一遂字則此以滅承伐彼以滅繼會其文更不相蒙矣蓋會淮之後齊以淮夷之事委魯統率而自與徐人伐英滅項故僖公經略之久至於九月乃歸爾泮水闕宮之頌皆言魯僖有服淮夷之功豈得全無事實徒爾

碩禱他年又不見有南國之師其在此役未可知也若胡氏安國謂滅項爲季孫所爲則非矣當是時季友已卒友子無佚不見於經經不書其卒是未爲卿也友卒之後魯卿奉命而出者公子遂叔孫得臣公孫敖三人而已文六年行父始如齊是無佚卒行父幼及其既長而後爲卿也然則滅項之季孫何人耶

### 公至自會

齊以滅項止公聲姜會齊侯請而釋之因以至自會爲諱此左氏之說也公穀以項爲齊滅而夫人會卜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巽

公至自會皆不發傳或謂公以滅項而見止則夫人當往請於齊不能致齊侯於魯地公爲齊所止而歸則當至自齊以見意不必致會以沒其實其說亦通

###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

穀梁以書人爲善救齊胡傳從之今主是說惟劉氏敞引角弓之義責邢今附存之蓋衛雖可伐而邢與衛親不當連狄以伐之也然則狄稱人奈何趙氏鵬飛曰狄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郟人蓋不可曰吳郟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

今狄與邢伐衛書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伐衛則復書狄而已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傳謂齊桓之盛九合諸侯而滕不與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此說非也齊桓創霸自北杏以後衣裳兵車會盟之事屢矣大國如秦晉小國如薛莒杞鄆蕭宿小邾之屬皆未嘗與何得以不會獨責一滕耶至謂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則傳無事蹟亦爲臆揣之見未可據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聖

也然則滕子何以名禮所謂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也必欲別求其罪則諸侯被執者十有三若鄭之從楚莒之病魯罪皆浮於滕而何以皆不名耶惟陳氏傅良深得聖人之意

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以爲謀衛難穀梁以爲主救齊說若不同而其實一也衛方病故齊狄盟邢以謀之而衛之所以病邢者以其救齊也宋衛伐齊之喪邢援狄以救之是救齊之役邢主之也故曰邢爲主



二十一年夏大旱

穀梁以旱時爲正楊氏因謂旱必歷時非一月之事此說非也經書夏大旱者直據其旱之時而記之爾豈必以爲旱當書時乎假使大旱在兩時之際或不止於一時聖人將何以書之也

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楚執宋公不書楚子者趙氏匡以爲譏諸侯胡傳因之其說較公羊爲勝蓋宋公被執五國坐視而不救故春秋以同執之辭書之也若楚之挾詐攘伯則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吳

待貶而自見矣

十有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不名而言釋先儒未有明言其義者惟蘇氏轍云書曰歸於某而名則自名也書曰釋宋公而名則以諸侯名之也皆諸侯也而可以相名乎此說亦迂夫諸侯不生名雖見執而歸豈有自以其名赴於同列者以諸侯而釋諸侯亦未必以被執者之名赴於同列也然則宋公之釋而不名奈何曰曹襄衛鄭執

於盟主故其歸也名之宋公執於荆楚故其釋也不名是則春秋之義也夫

須句爲邾所滅公伐邾而反其君劉氏敞以經無明文遂疑左氏之妄趙氏鵬飛李氏廉汪氏克寬皆從之似亦有理然春秋事據左傳胡傳謂不稟王命專爲母家報怨其義尤正故仍主二傳之說

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

衛燬滅邢書名三傳以爲滅同姓胡傳從之蓋惡其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

晃

使禮至仕邢陰謀以取人國故劉氏敞比諸秦穆謀鄭張氏洽例以楚虔誘蔡也朱子謂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此說亦有理

晉勤王不書

晉侯有功於王室未有不告諸侯者其事不見於經蓋夫子削之也求諸侯而勤王受田請隧且以兵威疆取畿內之邑過大於功故削之

二十六年楚人滅夔

楚滅同姓經不書名者蓋欲削其爵故不得而名之也穀梁以爲不日微國也非也赴告闕爾

二十七年杞子來朝

杞稱子時王黜之也左氏似謂孔子黜之非也春秋有褒貶而無黜陟孔子惡諸侯之僭天子者乃以黜陟諸侯之權自予是身爲僭也而可乎杜氏預於滕子旣以爲時王所黜此復曲徇左傳癖亦甚矣

公會諸侯盟于宋

齊之盟不書公而盟于宋則書公家氏鉉翁以爲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五

爲公諱其責公深矣然經沒楚子不書亦所以爲公諱也與薄之盟同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侵曹伐衛胡傳以爲譏復怨者據左氏晉文出亡不爲曹衛所禮爾然宋人告急子犯已定侵曹伐衛之計蓋取威定霸實出於此豈得僅以爲復怨而譏之乎又以下書楚人救衛爲譏晉夫楚頽嘗書子矣經於晉之伐衛則書晉楚之救衛則書人謂予楚而譏晉者亦非也至於不攻陳蔡鄭許而攻曹衛辨見於

呂氏大主再稱晉侯之義則孫氏復劉氏敵之說得之

孫氏曰此侵曹既反而後伐衛故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劉氏曰侵一事也伐一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說文云刺直傷也君殺大夫曰刺周官司刺之刺蓋審察之義與此刺字不同故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問之而已自鄭康成誤釋刺爲殺於是杜氏預以下皆引三刺之義以釋此經然胡傳謂刺審其情與衆棄之則亦以刺爲審矣以刺爲審而猶用三刺之說是謂公子買戍衛不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一

至

卒戍審之也可乎今故以公羊傳爲主而凡引周官者皆不錄

夏及楚人戰于城濮

城濮之戰宋公在焉乃三國皆稱師而晉獨稱晉與北杏曹南同是子晉以霸也得臣之殺書大夫而此戰貶而書人皆所以子晉也齊桓用兵皆書人惟伐楚救鄭書晉文自用兵以來侵伐入執戰無不晉者其子晉可知矣胡傳謂書之畧而無美辭似未合經意故不錄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有才而剛愎自用治其罪而廢之誨其不及而復用之斯爲善矣先儒因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爲罪累上遂偏責楚子似未盡得經傳之意罪累上者謂臣之罪累及上爾非謂臣不當罪也胡傳主再勝再敗之說先儒多從之者獨郝氏仲輿以爲謀人軍師敗則死之城濮敗而誅子玉泚水退而誅子上鄢陵敗而誅子反屬國叛而誅子辛是乃楚所以振爾其說似亦有理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至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地則名未失地則不名衛侯之出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則國固衛侯之國也是以不名也其歸也疑叔武爲篡已而殺之是自處於失國也是以名之也胡傳謂晉文修怨故不名衛侯以著晉罪夫晉文君臣之謀特欲致楚戰而敗之以爲取威定霸之大計故致師於曹衛爾未嘗一言及於修怨也是故未與楚戰則衛侯不可許盟而曹伯不得不執其既敗楚師則執者可釋而出者可反其不爲修怨亦

明矣故衛侯不名之說以陸氏淳劉氏敞之說爲主而胡傳張注皆不錄

盟于踐土

踐土之役先儒相承謂天王下勞晉侯惟項氏安世以爲天王出居于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嘗救天王未嘗歸也又趙氏鵬飛亦謂聖人作春秋以周爲重安有晉侯納王之事而不書者不知晉文欲求諸侯故納王以爲圖伯之計而又恃功請隧圍畿內之邑而取之故春秋削之也說見僖二十五年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 一 卷

天王狩于河陽

胡氏安國本啜氏助蘇氏轍之說以爲尊周全晉其義甚正公羊謂不與再致天子則專責晉文似非經旨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稱衛侯出居襄牛聞楚敗而後出奔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公羊謂晉逐衛侯而立叔武二說不同然與踐土之盟則亦晉立之也故可並存

二十九年盟于翟泉

先儒皆依左傳謂列國大夫貶而稱人程子獨謂諸侯貶而稱人不知何據疑是文誤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公子瑕立已逾年不成其爲君而止稱公子劉氏敵遂疑左氏元咺立瑕之說爲無有夫春秋事據左氏不得於經而遂疑傳劉固過矣胡傳則疑咺雖立瑕瑕自不取爲君謂不與衛戮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此以瑕爲賢襄而稱公子也王氏沿則疑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一

五

瑕與咺比謂叔武爲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若瑕者元咺君之非君而君者也今與咺同戮故稱公子不與咺君之也此以瑕爲惡貶而稱公子也斯二者皆未達於春秋之例者也惟杜氏預以爲未會諸侯故不稱君庶幾得之而其說未備春秋之法國無二君則雖立未逾年未會諸侯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也齊君荼是也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爲篡弑之賊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又諸侯已君之也曹倫負芻是也國有二君而皆嘗列於會則皆得

稱君以諸侯皆君之也。衛衍與剽是也。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以國既有君，諸侯又未嘗君之也。鄭忽與儀是也。公子瑕與子儀正同國，既有君已久未列於會，故子儀不紀弑而瑕不稱君也。然則瑕賢耶，惡耶，褒之耶，貶之耶？曰：匱實立之而累及之，瑕既無曹、臧之節，亦未有宋、馮之謀，則書曰及公子瑕而已矣。

晉人秦人圍鄭

圍鄭之役，孫氏復胡氏瑗俱據經文以爲責鄭不與。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卷五

翟泉之盟，左氏傳亦謂無禮於晉，且貳於楚，貳楚卽謂其不與盟也。鄭在王畿，於翟泉爲近，伯主盟於近地而不至，是亦無禮，不必專指出亡時事也。況王享晉侯，鄭伯爲傳，又屢同盟會，豈晉至此時猶修舊怨哉？故不錄胡傳而獨取家氏鉉翁汪氏克寬之說。

三十一年三望

三望之說，諸家不同。胡傳獨取公羊以爲泰山、河海、蓋以虞帝受終，廵守望秩，山川則望者，祭山川之名。而境內山川乃諸侯所當祭者，常事可不書也。孫氏



復張氏治汪氏克寬皆主公羊於理爲近但周禮大司樂分樂而祀之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既曰四望又曰山川是山川之外別有四望矣天神曰祀四望亦曰祀地示曰祭山川亦曰祭是四望附於天神山川附於地示不得以山川列於四望矣祭祀各從其類故近世郊祀之禮必以星辰風雨從祀於圖丘嶽鎮海濱從祭於方澤也鄭注賈疏謂日月星辰在天神之列又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在四望意者四望爲天神之屬而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雨皆在祀中乎姑附存之以俟考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殺

殺之戰左氏載先軫之論是曲在秦也胡傳因程子忘親背惠之言以墨衰卽戎爲惡之甚又比先軫之謀於杞子則責晉蓋與秦等其於當日情理可謂頗矣秦背晉戍鄭自絕前好使晉文不念舊德而從子犯之請則秦已當擊矣觀不哀吾喪之言是晉文卒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一義

而秦不弔也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先軫非過激也至以墨衰卽戎爲不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徐淮竝興魯公凶服命師費誓一篇列於周書夫豈不義而聖人取之乎或謂魯拒門庭之寇晉徼鄰國之利不可以竝論此又不考之甚滑今河南府偃師縣殺今河南府陝州滑固近晉而殺則晉境也晉爲盟主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雖在遠地猶當救之況乘晉喪踐之君臣豈得晏然而已乎彼固將繼先君之志爲子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卷

孫之謀而反斥爲忘親可乎自敗殺之後秦不敢越晉而圖東諸侯是敗楚者文之功而制秦者襄之力殺師之烈亞於城濮而顧重訾之必欲晉襄牽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爲孝乎然則晉何以書人諱晉子也外以諱爲善釋殞而戰是亦有罪焉爾諱而稱人若晉子未嘗親行者然陸氏淳所謂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公穀二家責晉固非而罪秦亦未當蓋秦伯之罪在於用詐襲遠違諫棄師而必以爲亂子

女之教無男女之別則過矣今故去胡傳而公穀首  
未數語皆無取焉程子以書人爲衆辭謂秦爲不道  
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也亦然此與陸說又異  
然亦不以書人爲罪晉也故竝存之

### 狄侵齊

狄因晉間輒出侵齊自是秋有箕之敗然後狄師三  
年不敢輕出乃秦與晉交兵三年四戰由是狄侵齊  
魯楚滅江六而伯政遂弛則皆秦爲之撓也

### 晉人敗狄于箕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姜

箕之役晉侯先軫在焉杜氏預以郤缺未爲卿故書  
晉人豈郤缺實獲白狄子故以郤缺敗狄告於諸侯  
耶若如陳氏傅良家氏鉉翁謂狄病齊衛晉爲盟主  
而不能救故貶書人則非也狄圍衛衛旋侵狄及狄  
盟矣狄再侵齊一則曰狄間晉之有鄭虞一則曰狄  
因晉喪皆非無故而不救也

###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傳旣用孔子對哀公隕霜之言又引孔子責宰我  
論社之語以爲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

者則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斯言非也春秋垂教萬世人人所當奉若豈必聖人乃可用賢者遂不可用耶蓋失道之對乃法天之常理戰粟之言非立社之本意權不可下移而威不可偏勝道固竝行而不悖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丘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卑師少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五九

不審於事勢矣

青照堂叢書

劉捷三鈔存 姪照清梓

御案七經要說

春秋朝邑

李元春詳編門人石全潤校

文元年公卽位

胡傳據高宗諒陰之說援引虞商二書以爲冢宰攝告廟臨羣臣而人主不親其事今以朱子之言考之則他事可攝卽位不可攝乃不易之定論也曾子問總服不祭則踰年告廟或使他人攝之若卽位改元而臨羣臣萬無可攝之理故今不從胡傳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頽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一

唐郭瑜對世子弭謂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此正合於聖人之旨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弭天性仁愛故卒不忍讀耳非瑜誤陳經義以春秋爲可廢也胡傳深貶其說謂身後惡名不足以繫亂賊之邪志而懲於爲惡又曲引董子之論寬篡弑嚴首惡累數楚成之罪而以商臣爲不待貶是亂春秋之名分失輕重之權衡也故不錄

二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胡傳謂敵加於己已有罪焉則引咎責躬已無罪而不義見加則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之天子方伯若遽然興師與戰是謂以桀攻桀斯言也可謂濶於事情矣當時周室衰微雖告於天子豈能止侵伐之暴胡氏固嘗有言天子能治諸侯則春秋不復作矣若謂告於方伯則晉固霸主也自襄王彤弓之賜文固始霸襄實繼霸鄰國有相侵伐者晉猶當起而問之況敵加於己乎敵加於己必待告於天子方伯而後應焉則敵已造其國都而宗社墟矣胡氏之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二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兄弟昭穆廟制與五年再殷祭之說諸家之說紛然不一皆不可以不辨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鄭注曰自始祖之後父爲昭子爲穆賈疏曰周以后稷廟爲始祖不密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是故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弟必不可爲兄後子必不可爲父孫也小宗伯所爲辨

之者恐其父子兄弟之序之有亂而辨之也如三傳及胡傳皆以閔僖爲父子則是以兄爲弟後以子爲父孫其亂昭穆之序也甚矣鄭氏謂南六廟自契至湯二昭二穆考之殷本紀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如果兄弟異昭穆各爲一代則武丁之祭將不能上及祖乎晉賀循謂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又謂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殷之盤庚不繼陽甲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華恒謂兄弟旁及禮之變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義春秋二

三

宜爲神主立室不當以室限神主又謂廟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又謂以七爲正不限之七室雖有兄弟旁及不越昭穆溫嶠謂兄弟同代於恩旣順於義無否唐禮官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宋禮官亦謂兄弟繼統同爲一代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殷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稱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睿皆處昭位敬文武昭穆同爲一世伏請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

位祀文並稱孝子又謂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父爲  
昭子爲穆不刊之典也據此歷代禮官之議今之何  
氏孔氏之言可以知四傳之爲謬矣汪氏克寬斟酌  
情理可謂盡善故特錄之至所謂五年再殷祭者漢  
儒每援此爲禘祫相因之說何氏鄭氏謂三年祫五  
年禘徐邈謂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  
禘唐自睿宗而後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各自計年不  
相通數開元二十七年乃至禘祫並在一歲宋熙寧  
八年亦至旣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善哉乎楊氏復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四

之說曰夫殷祭乃大祫之祭也五年而再殷祭謂三  
年一祫五年再祫也於禘祭乎何與可以一掃諸家  
之紛紛多端矣

三年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謂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  
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此不待辨而  
知謬者也人君卽位自非始封皆有三年之服喪而  
圖婚何禮之有杜注孔疏以長歷衍之謂喪服已終  
又以納幣之前尙有納采問名納吉不能併行於一



月之內因謂公爲太子時已行昏禮皆曲附左氏而遷就其說也

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伐沈之役五國皆稱人先儒之說以爲威福下移而政在大夫者高氏闕胡氏銓也以爲諸侯失所伐而晉襄舍大務細不足有爲者孫氏覺家氏銓翁趙氏鵬飛也蓋皆以書人爲貶也胡傳謂雖非義舉而與報復私怨者有間故其辭無褒貶恐非經旨今故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五

錄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滅弦滅黃齊未嘗遣一旅之師至是圍江而晉人

勤之旣遣先僕於前又請王師於後命上卿動大衆

聲罪而致討焉非徒以孤軍塞責也且傳稱門於方

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注謂子朱爲楚伐江之師聞晉

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是處父亦未嘗無功矣三

年秋書圍四年秋書滅蓋江近於楚晉師旣還楚師

復出遂致滅耳故晉之罪在於不能存江而伐楚以

救江則未見其罪也胡傳行世已久先儒多從之今仍其說而附見此義云

四年逆婦姜于齊

納幣卿行則逆婦必非微者蓋文公自行也聖人惡其成禮於齊故沒公不書以示貶穀梁得之而左氏非也公羊以爲娶於大夫則失之遠矣逆婦雖在免喪之後而納幣則在喪中先儒譏喪娶亦可兼用蓋圖昏於憂服而成禮於婦家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六

晉侯伐秦

伐秦之役經書晉侯張氏洽以爲深罪襄公者是也自戰役以來晉屢勝秦及秦伯濟河焚舟而晉避不出兩國勝負亦相當矣今又伐秦是日尋干戈以相讐也況救江則遣大夫伐秦則君親之故書晉侯伐秦於滅江之下以見其急於修怨而緩於恤隣也趙氏鵬飛以晉報爲是蓋以秦晉交兵釁起自秦故晉無譏爾其說亦通胡氏安國謂春秋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不責晉侯者正所以深善秦伯則朱

子亦疑其說矣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賄

魯弑君始桓僭嫡始成風王不能正而又成之故錫命歸含賄會葬王皆不稱天以謹其始僭嫡不謹之於仲子者仲子不稱夫人又別立官未全乎僭故於其歸賄也名宰而已或疑王不稱天爲闕文則榮叔歸含賄偶一闕焉可也不應召伯會葬又闕

七年

晉人及秦

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公羊此偏戰也又云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貶曷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七

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以是戰爲偏戰而以晉人爲指先昧是不知晉三軍之在行而將中軍者之爲趙盾也然先蔑旣將下軍而又奔秦卽以爲逃軍亦可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序左氏以爲公後至劉氏敝孫氏覺皆駁之劉氏又謂諸侯不序爲欲治宋而後不能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左氏所謂諸侯無能爲諸侯無功者其意相合似亦有理然趙氏匡胡氏安國皆主左

氏而程子又引遂會衡雍討扈後至爲證故今仍從左氏焉趙盾不名胡傳謂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彊諸侯爲此盟故畧而不名非也盾自新城以後皆以名書惟此年盟扈以主幼而得無貶耳孫氏覺之說得之矣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不至而復經文甚明孫氏以爲中道而返者得之諸家謂受命不行者非也若果不行聖人何難據實以書之乎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八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大夫者階也司馬司城者官也宋殺大夫司馬司城來奔猶云殺其大夫中之司馬而大夫中之司城來奔耳大夫貫下司馬司城言攷之周官卿非一人有大宰大司空大宗伯等大夫亦非一人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等可以知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謂三年涼闇不稱王陸氏淳引逾年戌君例駁之是已然公羊以不稱使爲當喪未君胡傳亦用之

豈涼闇之禮逾年得稱王猶不關涉政事親遣其卿大夫耶僖九年葵丘之會襄王賜桓公胙宰孔之致命也一則曰天子使孔再則曰天子使孔何也胡氏謂春秋不稱使者不欲冢宰託王命以號令天下今考顧命及康王之誥其以冢宰命行事者惟未受冊命之時耳既受冊命則羣臣陳戒卽稱天子而王亦卽自稱子一人是卽位以後冢宰雖攝政未有不奉王命而行者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九

夷之蒐在襄公末年而陽處父先克之殺在靈公初立之際陽處父舉趙而抑射姑則射姑殺處父先克舉狐趙而抑先都等則先都等殺先克主少國疑疆臣專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人臣持公論進賢退不肖而不肖者輒敢以刃加之國家之亂孰大於此故經於處父則稱國以殺而蒙以累上之辭於先都士穀箕鄭父則稱人以殺而列在討罪之例書法甚明而胡傳謂稱人以殺爲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殺則非也經書他國殺大夫者皆稱國而惟此三人稱人其

爲討罪之辭無疑矣若以爲國亂無政則見殺者亦當不書名如宋之大夫司馬矣胡氏又以箕鄭父書及爲罪當末滅此亦不然蓋及者原其事之本末非論其罪之輕重也今故不錄胡傳

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楚君書爵楚臣書名先儒皆謂春秋予其慕義而穀梁衷之之說陸氏淳不以爲然者蓋楚能以禮交諸侯則進之乃樂與人爲善之意非因其來魯而衷之也故當從陸氏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十

十年秦伐晉

秦伐晉以號舉先儒多以爲罪秦者此不易之定論也夫秦晉互相侵伐而經獨罪秦何耶晉爲盟主尊周攘楚天下賴焉城濮之戰秦實輔之旣而背盟以結鄭又襲鄭而滅滑是釁起自秦也殺之役則方伯之職所不容已者乃因是相讐連兵不已且結楚以爲援而向之輔晉以攘楚者今且附楚以謀晉矣秦晉之釁深而晉人力疲於西陲秦楚之交合而楚人逞志於南服以致陳蔡鄭許震懾相從江蓼庸蕭滅

亡相繼晉之所以不競而楚之所以終彊者秦爲之也春秋所以獨罪秦也蘇氏轍家氏鉉翁王氏樵皆主闕文之說而黃氏仲炎尤暢言之謂此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皆脫人字以夏五闕月爲比似亦有理

十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左傳先言敗狄于鹹後言獲長狄僑如蓋以長狄爲狄中一人非以長狄爲國號也胡傳用劉氏敞正名之說駁之似未得傳意公穀亦因左氏之意而推衍之耳其言雖怪必有所受今竝存三傳之說而駁者無取焉

十二年子叔姬卒

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洧冬杞伯姬來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九年秋伯姬卒蓋別一伯姬二十三年冬杞子卒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則嗣君也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文十二年春王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與僖九年所書伯姬同亦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十一

似別一叔姬而非伯姬所求之婦自是又二十餘年  
在成五年春杞叔姬來歸八年冬十月杞叔姬卒九  
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三書叔姬疑卽伯  
姬所求之婦也左氏因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  
遂以叔姬爲伯姬所求之婦以不繫杞爲出而見絕  
又因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九年杞伯  
來逆叔姬之喪遂謂杞伯請絕叔姬而無絕昏而成  
八年書卒之叔姬卽杞桓所請續爲昏者未免牽合  
然春秋事據左氏且相沿已久今仍存之若啖氏助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三

劉氏倣謂此傳大誤當在成公八年季氏本謂杞伯  
姬之誤則皆憑虛臆揣罔有確據未可以疑經而廢  
傳也稱子之義諸家不同或以爲先君之女或以爲  
時君之女皆非也伯姬以莊公二十五年歸杞至僖  
公時則先君之女也何以五年朝其子三十一年來  
求婦俱不稱子耶季姬及鄆子遇于防先儒譏僖公  
愛女之過則時君之女也何以書歸書卒俱不稱子  
耶揆以全經未爲允協故刪而不錄



殺之役秦不哀晉喪而伐其同姓晉未報秦施而伐其師故彼此有辭比者秦屢興師何義乎使晉疲於西而楚得乘間以剪小國病天下實秦爲之也故春秋於其無名興師伐晉不已而一以號舉焉今河曲之戰秦晉俱稱人而不書晉及蓋以連兵構怨秦晉皆在所貶而秦曲爲甚也穀梁以不書及爲畧之殊失經旨

十三年世室屋壞

吳氏澂謂世大二字通用蓋如世子作大子世叔作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二

圭

大叔之類

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經書弗克納者善之也書人者貶之也大夫興兵以廢置諸侯奉不正以奪正雖見義而從不得無罪故穀梁責其知之晚而劉氏敞以爲不免於貶也公羊雖以爲貶而實與文不與之說則不可訓聖人筆削垂教將使千載之下習其文以考其實豈有實與文相悖者乎胡傳從趙氏匡以書人爲諱似非經旨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弑逆之賊或以國氏或稱公子公孫當以程子爲正  
胡傳於州吁則曰累及於上於商人則曰誅止於身  
皆非篤論也程子說見隱四年

宋子哀來奔

左氏以子哀書字爲貴之諸家皆主其說獨家氏鉉  
翁謂臨難自免未有可貴其持議亦正

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謂襄仲使告於王請王寵以求昭姬蓋因周有  
單子遂疑單伯爲王臣也公羊因單伯不稱行人疑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十四

爲已罪又因經文執單伯與執子叔姬相連遂疑爲  
道淫穀梁不察亦謂單伯私罪子叔姬同罪二傳之  
誣罔較左氏爲尤甚矣行人之職屬在司寇有專官  
焉若凡奉使卽稱行人其被執而不稱行人遂目爲  
已罪求之於經安有當乎祭仲以誘挾執本非已罪  
而經不書鄭行人樂祁犁以飲酒執本屬已罪而經  
書宋行人豈非以其官爲行人乃書行人耶誤以不  
書行人爲已罪求其罪而不得則誣爲道淫使叔姬  
蒙不自之寃何可訓也今故主劉氏倣之說而三傳

皆無取焉。兩書齊人趙氏鵬飛以爲貶商人胡氏安國以爲罪齊國之人。程子兼用之。其義始備。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

春秋來盟不稱使者。三高子屈完華孫也。胡傳於屈完高子不言使則以爲權在屈完。權在高子嘉其能服義與。定亂於華孫不稱使則以爲專行而無君何耶。無君之說始於穀梁。然穀梁以稱官爲無君之辭。未嘗以不稱使爲無君之辭。蓋謂其君昏庸不知遣使修好而華孫能自盡其當官之職。故稱官耳。豈謂華孫有無君之心。故專行無忌而不待使哉。胡傳又謂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辭而繼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春秋此義蓋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然後委之以政。斯言亦非也。經於魯臣固未有直稱季孫叔孫仲孫臧孫而不書其名者。立賢以方官人以世亦未必合於聖人之義。故凡主胡氏者皆不取焉。穀梁以來盟爲前定杜注。

謂至魯而後定盟二說不同當以左氏爲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是年日食與莊二十五年春秋所書同而左氏前後異辭何耶左氏以正陽之月救日則伐鼓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而本非六月故曰非常是年實係六月則伐鼓爲宜其所失者不於朝而於社不用幣而用牲耳故曰非禮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去

蔡背晉卽楚而晉伐之蔡受伐不服而晉入之故趙氏匡以爲兼惡蔡也然晉爲盟主不能攘楚以庇蔡而加兵於蔡旣伐之復入之則未免於暴矣高氏闕張氏洽以言伐言入爲甚晉不亦宜乎李氏廉謂晉人用師有節而春秋予之則非也

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胡傳謂庸有取滅之道而爲賈善謀國故列書三國楚不稱師蓋滅楚之罪辭此說非也啖氏助曰凡滅國直書滅罪來滅者其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故也

今直書滅庸是罪楚不罪庸矣又曰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攷莊十年齊滅譚譚子奔莒是兩罪之也而齊反稱師莊十三年齊滅遂不書其君奔是專罪齊也而齊反稱人安見稱人不稱師爲滅楚罪乎若謂左氏稱秦人巴人實從楚師乃列稱三國畧無差等以此證經滅楚罪是又不善讀傳而敢於疑經矣楚子在行乃與秦巴卑將同列稱人是貶楚也且庸介於楚秦巴三國之間安知非三國共分其地故列而稱之也哉聖人以興滅青照堂叢書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二七

繼絕爲心乃因楚一時之謀許其覆人宗祀而不之罪遂使利歸疆楚謗分他國必不然矣今主張氏洽說而胡傳無取焉

宋人弑其君杵臼

陸氏淳引趙氏匡謂宋昭公知將見殺必無端然待死之理揣情度勢誠爲有見然春秋事據左氏仍錄之以志被弑之由而陸氏亦並存焉再考十二公之編稱國人以弑者三宋人弑杵臼齊人弑商人莒人弑密州是也稱國以弑者四莒弑庶其晉弑州蒲吳

弑僚薛弑比是也胡氏安國多主君無道之說而杵  
臼商人則罪在一國之人州蒲則變書有恕辭吳僚  
薛比則當國大臣之罪密州則止辨左氏之誤庶其  
則並不發傳事同義異各有所取況揆以全經如晉  
楚陳三靈皆爲無道何以直書趙盾夏徵舒公子比  
之名則亦未能盡合也然則經意安在耶曰聖人因  
舊史以作春秋舊史從赴告之文有所損而不能益  
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以實赴於友邦者幾何夫  
不以實赴則其罪必有所諉矣大都微者當之也聖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大

人參稽國史以及七十二邦之所聞欲正其所誅則  
赴告異辭欲從其所諉則真兇漏網與其移辜以蔽  
獄不若懸案以徵兇故書曰某國弑其君某國人弑  
其君雖無所指名而亂臣賊子之罪亦有不得而逃  
者矣

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伐宋之役先儒多從左氏以卿不書爲失所獨啖氏  
助以爲春秋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也攷是時晉之  
當國者趙盾而荀林父僅佐中軍衛之當國者甯俞

而孔達未嘗執政陳公孫寧抑置衛下其尤卑可知  
鄭石楚亦無聞於時似啖說未爲失也蓋失賊之罪  
當貶於釋賊不討之日不當預貶於帥師討賊之時  
是故伐宋則列序四國而無譏不必逆億其釋賊之  
心會扈則畧諸侯不序以示貶然後衆著其釋賊之  
罪否則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諸侯會于夷儀  
謀伐齊而沮於賂猶是役也何以列序十二國之君  
必俟重丘之盟旣釋齊賊然後畧諸侯以示貶耶故  
啖氏之說亦並存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九

十八年子卒

子卒不曰穀梁以爲故非也子般亦故也何以日乎  
穀梁謂子般之卒有所見則日亦遷就之詞不可從  
莒弑其君庶其

左氏謂莒僕因國人以弑君吳氏激卓氏爾康皆疑  
之而卓氏尤勝

卓氏曰以已通用因因緣之因僕見國人弑君恐已得禍竊竇以奔苟爲利而已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胡傳謂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  
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乃謹禮於

微之意此蓋本公羊君不會大夫之說而考之春秋則有所未合也謂臣不可疑於君故君不會大夫則會師既然會盟亦宜然乃文十四年盟新城以晉趙盾列數於諸侯之下而不嫌其疑於君何耶僖二十五年盟洮則有莒慶二十六年盟向則有衛甯速戚十五年盟威則有齊國佐定四年召陵侵楚則有齊國夏皆以君會大夫經文列敘而無異辭何其不謹於禮耶然則此書晉師而不書趙盾者其義安在蓋師與大夫等耳好會以同會之人爲主征伐則同行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三

之師並重義繫之大夫則必書大夫義繫之師則師可書不必大夫也杜氏預以爲兵會非好會者是也穀梁謂袞之役先地後伐爲疑辭此則著其美胡氏亦從之趙氏匡所駁甚明

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穀梁以戰于韓不書師敗績而書獲爲晉侯夫民此先書師敗績而後書獲爲華元得衆趙氏匡駁之而李氏廉以爲亦有理今求之全經凡不書敗其師而



書獲其君與將者二戰韓與襄八年鄭獲蔡公子燹也先書敗其師而後書獲其君與將者五是役與莊十年荆敗蔡師以蔡侯歸僖元年魯敗莒師獲莒季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沈子滅獲陳夏齧哀十一年齊師敗績獲齊國書也蔡燮固未聞其所以失民者獻舞夏齧國書亦未聞其有得衆之實似當以師將並重之義爲長今故刪穀梁而主胡傳

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五

左氏謂弑君稱君君無道也非也君雖不君臣安可以不臣乎又以歸生爲權不足而譏其仁而不武亦非也歸生位上卿握兵柄何得以爲權不足乎亂臣賊子豈可以仁稱之者乎

五年叔孫得臣卒

得臣卒不書曰闕也胡傳據何氏休說以爲得臣不能止仲遂逆謀故削去其日非也仲遂身爲逆者其卒也且書其日而況得臣乎又季孫行父亦奔走齊國助成逆謀者其左右仲遂尤力而卒亦書日何獨

誅於得臣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敘趙盾之事與左氏畧同而責盾以不討賊意亦與左相近惟以趙盾復見爲盾非弑君則於義未安宜劉氏做引弑君之復見以駁之也

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良夫奉命之時未必卽有盟期故不書曰

公會齊侯伐萊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三

左氏所謂與謀者彼此同欲伐是國也故曰及所謂不與謀者他國欲伐之而我特以兵從之也故曰會萊在齊之東魯在齊之西魯於萊中隔一齊素無嫌隙特以齊欲伐之而魯往助之耳故書曰會若曰齊侯往伐而公以師往會也劉氏做駁之謂安有連兵合衆人君親將而不與謀者誠爲有理然左氏所謂謀者始事之謀劉氏所謂謀者臨事之謀故二說可以並存

八年仲遂卒于垂

仲遂不書公子杜氏預謂蒙上文固亦近理然其實  
弑君之賊春秋所誅故於其死而書名以絕之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遂誠有罪宣公旣以大臣任之則宜待以大臣之禮  
戴記謂卿卒不繹乃遂卒而猶繹故聖人書以譏之  
也杜氏預以萬爲舞名無干舞籥舞之別公羊以萬  
爲干舞籥爲籥舞則文武分焉二說不同孔氏穎達  
詩疏從鄭箋以萬舞爲干舞而此條則依違其間未  
有定解今觀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  
則萬兼文武舞明矣婦人之廟豈得專用武舞乎毛  
氏詩傳以干羽爲萬舞呂氏祖謙以萬爲文武二舞  
之總名朱子亦用其說則公羊非也

晉師白狄伐秦

秦晉爭伐不已而荆楚彊盛之勢成矣此下卽書楚  
人滅舒蓼比事以觀其意自見

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

雨不克葬當從穀梁喪不以制之說左氏以爲禮又  
謂禮卜葬先遠曰辟不懷也非也卜葬當先遠日以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五

見懷親之情既卜而葬矣乃以喪制不備而失其所卜之吉不懷莫大焉何禮之有

九年八月滕子卒

滕昭卒不口或小國禮不備赴不以日或史闕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諫君而死忠莫大焉乃先儒多爲不滿之說蓋皆不明於稱名之義者也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死而名之宜矣大夫旣死孔父仇牧荀息皆書其名宋殺其大夫而不名蓋義繫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書

大夫故不書其名也且司馬司城皆以不能其官而書官非以爲可貴而不名也子哀之奔未嘗死也季友仲遂叔肸之卒雖賢竅不同而生而賜氏故以字書不可以爲例也朱子釋危邦不入之義謂君子見危授命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耳爲陳之臣食陳之祿國亂無政君臣宜淫此正君子致命遂志之曰以死生爭之而不悔者乃經生無識不明於大夫死必書名之義傳會牽彊鍛鍊周內或罪其直諫以取死或規其潔身以去亂將使鄙夫藉口

非緘默以取容卽見危而避害墮犯顏敢諫之氣長  
頑鈍無恥之風安可以垂訓於後世哉左氏載孔子  
引詩以譏洩冶黃氏仲爻以爲非孔子之言其見卓  
矣

十年齊崔奔衛

氏出

崔氏出奔左氏以爲高國畏其偪公羊以爲譏世卿  
穀梁以爲舉族而出之胡氏安國則用許氏翰說以  
爲其宗彊治經者各守一說其實皆可通也惟世卿  
故其族彊惟族彊故高國畏其偪惟畏其偪故舉族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二

而出之無異義也經書崔氏公穀無所指名左氏則  
以爲崔杼攻崔杼弑君去此踰五十年似趙氏鵬飛  
所駁爲是然左氏去聖未遠必有所受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徵舒弑君春秋書其名氏以正亂賊之罪所謂據事  
直書而義自見也杜氏預謂稱大夫者罪不及民高  
氏閔謂徵舒之罪國人弗憝趙氏鵬飛謂徵舒彭母  
惡故書之以懲子道皆謬矣胡傳以爲見忠言之驗  
被弑之由亦非要旨然謂有國者必以修身遠色開

納諫諍爲心則持議甚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爲邾之國都距今僅十數年未必更遷取繹是滅邾矣孔疏謂別有繹邑亦因繹山爲名則邾國小邑少不應更有同名之邑也疑公羊作繹爲是然穀梁亦與左同故依大全作繹而附論之如此

齊侯使國佐來聘

諸侯在喪而有會盟征伐之事以喪禮行者書子以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卷

吉禮行者書爵居喪而聘鄰國考之於禮雖無厲禁然將命之際必準大臣居攝之辭如玉聘及求金不稱王使是也今書齊侯使是惡其卽吉之速矣

公羊十一年楚子入陳

入陳之役傳載於討賊之先經書於討賊之後胡傳謂聖人與楚子以討賊張氏洽亦主其說洵爲有理穀梁以爲外徵舒於陳則非也劉氏傲駁之甚明

十二年葬陳靈公

討賊之義無間於內外故徵舒雖爲楚殺而陳靈亦

得書葬公羊是也賀氏仲軾謂見弑之君有能如禮  
起告則書其葬亦是一說然於通經義例不符未可  
從也若趙氏鵬飛家氏鉞翁黃氏震以爲靈公爲淫  
黨所葬非國人葬之則尤謬矣

十三年楚子伐宋

宋伐陳以召楚兵故胡傳譏其非策然必謂楚人書  
爵爲有辭於伐則謬矣去年滅蕭明年圍朶兗暴已  
甚而俱書楚子亦得謂之有辭乎蓋是時將會征伐  
諸侯皆不自行而政在大夫是以不競於楚聖人屢  
書楚子以見其親蒞行間也與辰陵之盟不同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論春秋二

三

十四年晉侯伐鄭

鄭以晉敗於邲遂叛晉卽楚宜晉景自將以伐之也  
故書晉侯胡傳以爲報怨之兵直書而義自見者非  
也

楚子圍宋

去年伐宋今年圍宋必待其平而後已焉春秋屢書  
於冊罪楚之暴而責晉之不能救也胡傳於衛人救  
陳以爲著宋之罪而伐宋圍宋皆以爲宋所自取而

責宋爲深似非經旨

十五年初稅畝

稅畝之說公穀二傳皆以爲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杜氏預以爲旣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爲十而取二矣胡傳主公穀而朱子從杜氏

十六年成周宣榭火

公羊以宣榭爲宣宮之榭何氏休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毀非也宣廟宜毀久矣卽或未毀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胡傳以廟制似榭故謂之榭亦非也爾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三

所紀廟寢臺榭規模判然不同何得混而一之乎杜氏預釋榭爲講武屋而孔氏穎達引楚語以證之此不易之論也雖宣字之義有所未及而成周爲周之東都吉日車攻咏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之爲宣王無疑矣

十七年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之盟諸傳以爲謀齊穀梁以爲外楚考其情事二說並可用也宋楚旣平南風方競曹衛適當其衝晉爲盟主合諸侯以共籌之則外楚者其本謀也郤



克徵會而齊侯不至僅使四大夫如會晉人怒而執之則伐齊之舉亦卽於此盟定其謀也故李氏廉兼取二說

### 公弟叔肸卒

季友叔肸皆內兄弟之賢者也友有定亂之勲肸有通恩之美春秋於其卒也書名書字以褒之未可以仲遂爲比也友稱公子而肸稱公弟者友卒於僖公之時不得以弟稱也胡傳於仲遂季友皆以爲生而賜氏俾世爲卿於叔肸則極辨其非今考叔肸卒後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二

未逾三年而其子嬰齊帥師厥後世爲大夫蓋肸不受祿而宣公加恩於子孫則賜氏之說亦未可斷以爲必無也

### 十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爲盟主徵會於齊而齊不至晉侯伐之宜矣胡傳謂上卿執國命取必於君以行其私春秋書之以見伐者之罪今考左氏所載卻獻子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則陽穀之役豈肯親帥大衆而爲卻克報怨乎若四國戰鞏則卻克之違志於齊也

楚子旅卒

楚不書葬胡傳從公羊以爲避其號者是也。謂楚吳徐皆降稱子與滕侯杞伯之稱子同例則義有未安。蓋滕杞爵本侯伯爲時王所黜故皆書子非聖人降之也。楚吳徐僭號稱王乃時王之所不能禁者於是從其始封之爵而書子以正其僭逆之罪亦非聖人降之也。必謂春秋進退諸侯則先已自蹈於僭何以正人之僭乎。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三

歸父奔齊高氏閭謂當致命於殯黃氏仲爰汪氏克寬引箴尹克黃以律之其說非也。克黃使還之時君尙在也。君在則殺之者君也。安可逃乎。歸父則君已薨矣。君薨則殺之者用事之臣也。何必輕身以死乎。左氏及胡傳皆以爲善之允爲定論。

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

新築之戰說者以爲衛伐齊也。或又謂新築衛地戰于衛則齊伐衛也。考其情事蓋衛興侵齊之師尙在。

衛之封內而齊旣伐魯遂乘勝而伐衛兩軍遇于新築而戰爾良夫喪師辱國故以之主戰而書及

### 戰于鞏

四國戰齊於鞏諸大夫與大眾以雪一笑之恥故說者多以爲忿兵然是時楚氛孔熾齊以東方之大國亦與楚通矣晉將復修伯業若不得齊則魯衛曹邾皆有依違觀望之意故盟于斷道謀楚卽以謀齊及爰婁旣盟而齊不肯晉者二十餘年楚亦少斂其鋒晉人世伯之緒賴以不墜則鞏之戰亦安可少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三

三年晉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庚與良夫聘且盟左氏公羊皆以爲尋盟則是二臣之聘盟兩受君命非奉命來聘而擅及魯盟也劉氏做以爲專命生事者過矣又謂不繫於國以見遂事之辱不知奉使而來旣書晉侯衛侯則及盟可不繫於晉衛也

### 鄭伐許

蜀之盟諸侯從楚者多出於不得已若許若蔡國小

受脅不足責也鄭爲畿內之國以邲之敗而叛晉旣  
伐衛又一歲再伐許故春秋惡之胡傳所謂不擇於  
義以爲去就而馮弱犯寡者也不書將帥孔氏穎達  
從杜注以爲告辭畧而駁賈逵之說謂先後伐許皆  
不貶責何以獨於此偏刺亦似有理

四年冬城鄆

經書城鄆左氏無傳杜氏預以爲備晉者因公之不  
禮於晉也戴氏溪謂魯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於情  
事亦近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三

五年同盟于蟲牢

蟲牢之盟胡傳謂九國不知奔喪其議甚正然是時  
齊始從晉鄭以訟許不勝亦改而從晉晉爲是盟以  
固諸侯之心亦復伯之機也趙氏鵬飛之說亦可並  
存

七年紆猶三望

僖公三十一年猶三望胡傳本公羊以三望爲泰山  
河海謂河海不在其封魯不當祀今又引朱長文之  
說以爲天子有四望泰山魯所當祭三望僭天子禮

則是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也

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史例有詳畧古史雖不可見班馬以後皆以人之賢否繁殺其辭伯姬有賢行舊史特詳錄之故聖人亦因而不革也書納幣書來媵書歸宋書致女辭繁而不殺皆緣末錄本之意公羊以爲錄伯姬者得之矣胡傳以爲聘納幣爲越禮者非也左氏以爲禮杜氏預亦以爲應使卿其必有所據矣莊公如齊納幣穀梁以爲大夫之事蓋譏莊之不當親行豈必以卿爲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二

三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王天子乃王者之通稱賜與錫皆上予下之辭也或者謂以字義言則天王尊而天子親也以恩數加之曰賜以分義臨之曰錫始錫於桓公則去天稱王嚴其義與分也繼錫於文公則稱天王猶嚴其分也終賜於成公則稱天子以爲義與分俱微矣在上之恩數加焉爾亦是一說

衛人來媵

諸侯嫁女左氏謂異姓不媵劉氏倣以爲諸侯三歸  
歸各一族二說不同姑並存之以俟考

九年杞伯姬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謂魯請於杞公羊謂杞爲魯脅二說似異而實  
相同也叔姬之出或非其罪故魯以逆喪爲請杞人  
恐得罪於魯雖非所願亦屈意而從之則以爲脅而  
歸之也亦宜

### 城中城

孟子論地利則曰城高池深告滕文公亦曰鑿池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音

城則設險以守乃有國之所不廢也楚人伐莒勢將  
及魯故城以備之且不奪民時可以無譏矣胡傳主  
穀梁以爲虬城之志皆譏非通論也

十年齊人來媵

諸侯一娶九女伯姬爲宋公夫人齊人繼晉衛而來  
媵則爲十二女矣聖人於伯姬之事錄其始末特詳  
而亦因以見其失禮也

十一年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如齊諸儒皆謂受晉之辱而改事齊理或然也

是時齊當新敗之後魯卽事齊齊亦未敢抗晉但恐  
晉不足恃則齊將乘間而爲構怨之師魯何以堪故  
與之修好以求免焉此行父僑如相繼而爲晉齊之  
行也

十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西門之盟左氏備載其事而不見於經趙氏匡遂以  
爲附會之說非也若果無此盟則卻至與公子罷交  
相往來何以歷歷如繪乎蓋晉楚爲成春秋惡之故  
聖人削而不書也瑣澤之會經書魯與晉衛而不及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二

三

鄭伯傳載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故劉氏敞以爲傳  
未足信然春秋事據左氏且相沿已久今仍存之

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晉爲盟主遣使召兵而曰乞者杜氏預以爲謙辭是  
也胡傳謂卑伏屈損則誤矣是時晉方無禮於魯朝  
則留而不歸會則拒而不見盟卻犂以輕之執行父  
以辱之安有卑屈之意乎

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程子獨辨之以爲親迎者迎

於所館未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其說是也僑如以夫人至自齊穀梁以爲譏不親迎而胡傳從之且謂或迎於其國或迎於境上似亦未有大定見矣旣曰迎於境上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乎

十五年仲嬰齊卒

公羊謂嬰齊爲兄後何氏休以爲弟無後兄之義諸儒多從之者孫氏覺謂魯命嬰齊後仲遂故曰仲嬰齊非爲歸父後也家氏鉉翁賀氏仲軾皆主是說二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三

者不同胡傳本公羊發傳而又謂父字不可爲氏則亦以爲後襄仲也今故兼兩說而並存之或曰歸父嬰齊均爲仲遂子經於歸父何以書公孫而嬰齊何以書仲夫襄仲之生也書曰公子遂其卒也書曰仲遂彼一人之身先後異稱而又何疑於歸父嬰齊乎蓋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故於其生也書曰公子公孫所以從其本稱也而於其卒也繫之以氏則所以著其生而賜氏與以父字爲氏之非禮也孫氏復黃氏仲父謂嬰齊爲歸父之子其說



無據不可從

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負芻篡弑法所宜討而天王不誅此春秋所譏也若  
余氏光引郭氏說以爲操縱由晉於當日情事亦合

乙酉刺公子偃

先刺後名先儒多從劉氏敝以爲得其罪吳氏激獨  
責成公失親愛之道其義尤正蓋偃雖有罪而身爲  
介弟尙有議親之條乃成公不念鞠子哀忿然殺之  
豈仁人之用心乎故當兼用二說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三

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

稱國以弑穀梁以爲君惡甚胡傳以爲畧之諸儒多  
主其說謂君爲一國所共疾則與衆弑之所以分其  
惡於衆也夫春秋之作將以立臣子之防豈有爲亂  
賊分惡者傷教害義安可訓乎考十二公之編君無  
道而被弑者多矣以晉論之靈與厲相去不遠而靈  
則書盾厲則稱國何也蓋穿弑靈公時則有董狐之  
直筆趙盾遂受惡而不辭今書弑厲公史筆未必如  
董狐書亦未必受惡其赴告於列國必有所以諉其

罪者魯之舊史從其所赴而書之矣春秋不與其諉也故書曰晉弑其君使天下後世考其被弑之實而真兇不得以漏網此聖人之特筆也詳見文十六年宋人弑君下

襄元年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爲禮杜氏預釋之曰王訃未至也公穀俱不發傳而范氏甯徐氏彥楊氏士助咸主杜氏蓋按日而稽之非臆度也胡傳必以爲訃告已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二

三

及恐無所據今從左氏

城虎牢

鄭方堅於樅楚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之所以扼鄭之吭而使之不得南向也攘楚服鄭實闢天下之大計故不書城鄭虎牢況是時晉已取之非復鄭之所自有自不得仍繫之於鄭也胡傳責鄭不能守恐於經旨未合夫春秋內晉而外楚豈欲鄭守險以拒晉乎張氏洽謂霸主討不服之國地非鄭所得私家氏鉉翁謂鄭辱天子之封守罪當削皆非篤論

三年同盟于雞澤

諸侯不敢盟天子之臣而雞澤之盟單子與焉故胡傳以爲大亂之道也杜氏預以爲無譏蓋是時悼公初政伯業方新不敢盟同列於國中矧與王臣盟乎則單子受王命而來盟或當如杜注之說也

四年陳侯午卒

陳邇於楚楚窺北方陳其門戶也楚違志於陳以爲陵轍諸侯之計而與晉爭衡晉及諸侯當并力以謀陳而韓厥以文王事紂爲比臧紇謂陳不服楚必亡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論春秋二

三

二大夫之言何其陋也此陳之所以終爲楚有也左氏亦以爲陳無禮謬矣

葬我小君定姒

春秋正名定分而於嫡庶尤嚴妾母見於經者成風敬嬴定姒齊歸薨稱夫人葬稱小君與正嫡無異皆所以明其失禮也孔氏穎達謂嫡母薨則妾母尊殊失經旨

六年莒人滅鄆

莒人滅鄆經文甚明襄八年莒以疆鄆田伐魯東鄆

則鄫爲莒滅無疑也左氏以爲鄫恃賂蓋鄫之託魯必有賂而魯不終其託故爲莒滅耳公穀以昭四年取鄫遂疑鄫未嘗滅而有立異姓之說趙氏匡駁之謂鄫果以外孫爲嗣則其罪在鄫經當如梁亡之類而書鄫亡不得書滅又以爲鄫旣滅許而許復見經考據頗詳

七年陳侯逃歸

陳侯以國難逃歸說者以背晉從楚爲陳罪持論甚正而其實晉之不欲有陳固已早有成算矣晉之圖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一

早

霸汲汲於得宋得鄭而陳在所緩范宣子曰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故五年楚伐陳晉合諸侯以救之猶有恤患之意七年楚圍陳晉雖再合諸侯而不成救鄫之會陳侯逃歸邢丘之盟陳侯不至晉皆置若罔聞晉之謀陳者日以疎而楚之謀陳者日以迫則陳之從楚乃晉之棄陳也春秋書之亦以譏晉伯之不振焉耳

八年會于邢丘

邢丘之會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胡傳謂姑息愛

人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者防微之論也悼公霸業  
修舉豈有權移於下之事卓氏爾康謂馭衆謹嚴正  
在於此其說亦通今並存之穀梁謂公在而大夫會  
杜注孔疏皆同蓋季孫從公朝晉遂由晉而赴邢丘  
耳經於會後始書公至則季孫往會之時公尙在晉  
也劉氏微謂公已反而復遣季孫似未可信

九年宋災

宋災書者宋來晉也當以杜氏預爲正公穀以爲外  
災不書者非也至謂宋爲王者之後孔子之先故書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聖

其災則鑿矣昭十八年衛陳鄭與宋同日而災果如  
公穀之言春秋獨書宋可也何以合四國備書之乎

十年會吳于柎

晉悼之時楚氛方熾晉合諸侯以攘之猶懼不足以  
集事於是通吳以爲犄角之勢及鄭已服晉而楚不  
敢爭則晉不復恃吳矣故吳伐楚喪范宣子數其不  
德以退之蓋用吳而不肯爲吳用晉之君臣早有成  
算就者必以會吳爲悼公伯業之累不亦過乎

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鄭三卿之死經書盜殺胡傳本程子說以爲失卿職者非也身爲國卿而駢首受戮於盜則不能其職明矣何待削其大夫而始爲當官失職者之戒乎杜注孔疏謂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於義爲長

### 戊鄭虎牢

胡傳謂虎牢繫鄭爲罪諸侯非也旣滅虎牢而不戊何貴乎城諸侯合兵以戊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績實本於此何罪之有焉又謂楚師救鄭春秋以救許楚亦非也此年書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書楚救衛義同蓋以見晉伯之方興而楚不能爭耳

### 十一年作三軍

魯頌公徒丘高鄭箋以爲舉成數而言費誓三郊三遂說者亦以爲大國三軍故胡傳以三軍爲魯之舊也考伯禽受封爲東方之望國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得用天子禮樂則舊有三軍尙何疑乎杜氏預因昭五年舍中軍遂謂魯惟上下二軍季氏欲專其民人曾孟中軍蓋昭五年之所舍卽此年之所立也其說似非無據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皇

十四年衛侯出奔齊

春秋於衛侯之出不書逐君之賊而以自奔爲文杜注孔疏皆以爲責其君而胡傳因之非經旨也人臣而出其君罪莫大焉乃謂聖人專責其君有是理乎故王氏樵嚴氏啟隆皆駁之

左氏師歸對晉侯說

是時晉悼伯業漸衰無復勵精之志執政大夫如荀偃輩皆與孫寗爲黨故師曠承望風旨而有其君實甚之言得罪於名教多矣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聖

十六年會于溴梁大夫盟

溴梁之會諸筮在而大夫盟公穀皆以權移於大夫胡傳及朱子俱從之蓋經書大夫而不係於諸侯與杜丘雞澤不同則君若贅旒而大夫之不臣可知矣杜注孔疏謂大夫欲盟高厚厚逃而大夫共盟非大夫之專與公穀異揆之當時情事亦合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黃書弟先儒多主穀梁以爲陳侯不容其弟春秋惡之程氏端學謂兄弟無可去之道則以書奔爲罪

黃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二十一年公羊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記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三家不同朱子論語集注序採用孔子世家則專以史記爲憑也宋氏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力主公穀而亦無確然不易之證但謂史記紀載多失實公穀以次相授必有據依耳夏氏洪基曰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乃爲七十三歲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四

記所紀正得其實公羊書月已訛豈盡可據宋濂乃從公穀作七十四歲似乎駭聞夏氏之見卓矣通鑑前編謂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非生聖人之年亦頗有理蓋孔子生於庚戌卒於壬戌相傳已久今折衷於朱子而參以夏氏及通鑑前編之說則史記良不誣也聖人生年自宜附見於春秋而二十二年無傳可附故仍存公穀而論之如此

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

上書樂盈入曲沃而繼書齊侯伐晉則盈之爲齊所



納可知矣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伯國被伐魯自當救救而書次則遲回觀望非能救者也春秋譏之左氏以爲禮公羊以爲先通君命皆誤矣

晉人殺欒盈

盈爲權臣所逐畏罪出奔幸保其身足矣乃恃齊之援以入晉又入曲沃而阻兵相攻則無君之罪大矣稱國以殺而削其大夫所以深罪盈也士匄逐盈兩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 經要說春秋二

望

年之中再合諸侯以錮之既克曲沃則盡其族而殲之晉國之大權皆匄所操而晉侯徒擁虛器也春秋據事直書而晉侯之失政士匄之擅權不待貶而自見矣

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莊之弑晏嬰謂其爲已死而非私暱者不敢任其說非也宋之殤閔其死不爲社稷而孔父仇牧豈二君之私暱也莊公被弑之禍嬰固早知之矣納欒氏則以爲弗能久伐衛晉則以爲憂必及預策其必敗

以示先見之哲而一旦有事則假社稷爲重而自明其不念死使天下之貪生而忘義者皆得藉口以爲苟免之計唯道傷教安可訓也陳支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聖人許其清晏嬰齊之公族世爲國卿與亂賊並立於朝而不聞有討逆之謀其負慚多矣胡氏安國以賈舉等從君於昏不得以死節稱引嬰言以證之非通方之論也

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甯喜納衎所信者鱄也衎入而殺喜鱄自以失信避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吳

兄而奔先儒多予之者獨王氏樵以爲信不近義必至於敗而兄弟之恩不宜決於自絕則鱄亦不得爲無過也穀梁詁與謀弑君則其說刻矣故並存王氏樵說而刪節穀梁

二十九年城杞

晉平以母家之私煩諸侯以城杞伯業所由隳也晉女叔及鄭衛之大夫皆譏之故經書城杞以示貶穀梁以爲變之正者非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能以禮來聘春秋書子以進之札以名書當以杜注孔疏爲正非褒貶之所係也公羊以札能讓國而賢之穀梁以吳能使賢而善之皆非經旨胡傳謂札以讓國階禍聖人書名以示貶而不得比於季友叔肸之例則鑿之甚矣又謂聖人於札望之深責之備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國之卿大夫不乏賢者何獨於札而專之責之乎姚氏舜牧黃氏仲炎季氏本辨之詳矣余氏光又以光弑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此爲讓國之實而公羊爲附益之說亦頗有理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七

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

鄭良霄出奔而君大夫國人共盟之猶魯之盟東門氏叔孫氏臧氏也其位之絕可知矣胡傳主劉氏做說以爲位未絕者誤也

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伯失親親之道四傳皆罪之而家氏鉞翁以爲兼貶鍼蓋懼蹇而奔非無罪也二說相兼其義乃備

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僖公以來朝晉者屢矣夫人之喪則未嘗親造其庭

也況非伉儷乎公以少姜卒而如晉晉人辭公而公乃復春秋據事直書而動不以禮自取其辱可知矣公羊以爲不敢進釋公羊者以爲晉將執公不亦謬乎是時魯晉方睦韓起來聘叔弓報之公卽位踰年未聞獲罪於晉而晉欲執公何耶

四年執齊慶封殺之

慶封弑君之賊法所當討故書執書殺明其罪之可殺也楚圍身爲弑逆懷惡而討故不書楚子所以別於殺徵舒也公穀以不書伐防伐鍾離爲不與專封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吳

則失之矣旣書伐吳則慶封所受之邑亦何必更言伐乎

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伐吳之役胡傳以爲善楚而進越不知楚虔身負大惡王法所不宥也而恃彊逞暴合諸侯以爲修怨之師何善之有焉越從楚以伐吳是甘爲篡賊役也聖人亦何爲而進之乎此說之不可通者也

八年葬陳哀公

趙氏謂陳已滅矣袁克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黎氏謂陳爲楚師所據魯豈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曰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奭葬哀公皆蒙上文云夫齊襄之暴不滅楚靈齊襄滅紀而葬其夫人以示禮楚靈滅陳而葬其故君以示恩其狃僞之文正相符合二家謂爲楚葬立說固似有理然左傳明言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且從傳文可也至其駁杜注魯往會葬之說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楚旣滅陳諸侯震恐故下文九年春魯使叔弓會楚子于陳以致其敬豈有未加敬於楚之前反先使人如陳會葬陳君之理蓋必魯往會葬而後書者常例也獨此役魯未往會葬而變例得書者是亦所謂存陳之意而已矣

九年陳災

陳已滅而經書陳災公穀皆以爲存陳而胡傳因之蓋不與楚之滅陳也公羊又謂執人之罪人殺人之

賊葬人之君則楚之滅陳似不失爲仗義之師矣殊  
非經者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胡傳謂三家四分公室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帥一  
軍爲之副蓋不知叔弓爲叔肸後而誤以爲叔孫氏  
也項氏安世遂以爲叔孫舍賢猶使公臣帥家徒則

因胡傳遷就之耳當以陳氏傅良說爲正

陳氏曰書三卿四分

公室叔弓爲季氏貳也

十一年夫人歸氏薨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五

先儒據左氏以齊歸爲敬歸之姊故有妾母稱夫人  
之譏何氏釋公羊則以齊歸爲襄公嫡夫人與左不  
同季氏本謂自昭至哀再無卒襄夫人者則齊歸之  
爲嫡亦未可定也

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公穀二家皆以比爲不弑其意相同然公羊以不能  
效死責比得春秋書弑之旨穀梁旣曰比非弑又曰  
比不嫌畧無責比之意豈比遂得無罪乎

十四年意如至自晉

孫氏復以不書氏爲前見於理亦通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

四國皆來告火故春秋書其事杜注是也然同日而四國俱災其異甚矣公穀之說亦可並存

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止弑君三傳不同要之皆以爲非弑而公羊聽止赦止之說更爲允當蓋止之非弑有屬辭比事而知之者春秋世子弑君者三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則弗立乎其位者也此比事而可知者也許與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至

陳蔡皆密邇於楚楚虔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棄疾獨釋許不問乎況白羽旣遷楚方引許以自近也此屬辭而可知者也止之非弑亦明矣聖人所以書弑者蓋以悼公之死由於世子之藥則止雖非弑而弑君之罪止有不得而辭者故加弑焉所以教天下之爲臣子者也諸儒紛紛謂止實進毒以弑其君不亦過乎左氏以爲止奔晉穀梁以爲止未踰年而死二說不同今無所考姑兩存之

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凡書以者美惡存乎其事非皆貶也單劉之以猛爲正尹召之以朝則罪矣劉氏敞以單劉爲專而紀傳因之陳氏傳良亦謂以非順辭皆謬也當從嚴氏敞隆之說嚴氏曰單劉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出入皆單劉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旤文可知

二十五年齊侯取鄆

齊景不伐魯以納公而取鄆以居公故春秋書以譏之胡傳乃謂公已絕於魯而見逐於季氏爲不君非經旨也

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卷

光弑其君春秋不書光而書吳胡傳歸罪大臣固是一說湛氏若水謂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其說尤勝杜氏預以爲罪在僚孔氏穎達劉氏敞以爲國人皆欲弑之安可訓耶文十六年宋人弑君下辨之詳矣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昭公失國之後其往來居處聖人書之特詳所以繫魯國臣民之望而深誅季氏之無君也胡氏寧以爲全罪昭公者誤矣

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適歷之會意如願從君而歸此奸邪欺人之言豈本心哉晉使荀躒唁公而勸公以入亦借此以塞責耳及公謂不能見季氏則晉亦不復謀納公矣穀梁以爲意如不可必有所據蓋左氏述其言穀梁得其情也

黑肱以濫來奔

駁公羊

叔術以弟妻嫂亂人倫也天子誅顏而叔術爲顏報讐犯王命也其得罪於春秋大矣公羊乃以爲賢不亦謬乎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卷

定元年不書卽位

元年不書正月杜氏預以爲公卽位在六月故也先儒多從之謂不與季氏以預朔甚合情事公羊以爲正卽位穀梁以爲無正始二說皆可相通蓋因其無正而正之也邵氏寶趙氏恒余氏光皆謂正月二月無事故書三月亦是一說

隕霜殺菽

公羊以爲訛異何氏休謂獨殺菽不殺他物爲異其說非也穀梁舉重之說得之

四年劉卷卒

召陵之盟劉子與焉故其卒也來赴於魯而魯史書之耳公羊以爲我主之穀梁以爲爲諸侯主皆不可

從

戰于柘舉

柘舉之戰蔡用吳師敗楚聖人嘉之故書蔡侯以吳子胡傳本公穀謂稱子爲進吳非也王氏樵駁之甚明

五年歸粟于蔡

青瑤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書

公穀以爲諸侯歸粟杜預注左氏以爲魯歸粟二說不同孔氏穎達曰諸侯或亦歸之未嘗謂公穀之必無所據也蓋晉以伯令行於同盟而魯與諸侯皆奉命焉經書魯事而諸侯亦在其內也三傳故可並存

八年從祀先公

經書從祀左氏及公穀謂正閔僖之位胡傳獨以爲昭公至是始從祀於大廟其說不同汪氏克寬兩存其說而頗致疑於胡傳考前此經文曰吉禘于藍公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曰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皆直

指其人書之今但云從祀先公而不言以何公從祀則胡傳誠若可疑然其說與當日事情相近未可刪去今姑並存四傳以俟再考至孫氏復以先公爲后稷恐未可從

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齊魯世爲婚姻爲日久矣自定公卽位之後曰尋干戈侵伐不已孔子當國首以講信修睦爲事故有夾谷之會齊景方志在求伯亦欲親魯以爲之援遂懼然釋向來之憾而以鄆讎龜陰來歸洵聖德之所孚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卷

也左氏穀梁載萊兵劫魯侯優施舞幕下之事史記家語亦皆侈大其辭蓋欲歸功於孔子而附會之也夫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人於周旋揖讓之間而鄙倍暴慢一時俱化必無兩君好會之地遽行誅戮之理左氏曰士兵之穀梁曰使司馬行法焉此武夫鬪力者之所爲而敢以誣聖人乎齊師出竟而要魯以三百乘從是齊以縣鄙視魯也卑魯實甚聖人必以禮拒之安肯請汶陽之田而勞吾民以奉鄰國況汶陽旣歸則魯當共命何以終定公之世盟黃會牽

屢書於冊而不聞魯爲齊役乎垂葭之役齊師出竟  
矣魯未嘗以三百乘從也朱子以此事爲附會先  
儒亦多疑之故刪左氏及穀梁而胡傳亦不錄

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

自陳入蕭辰之意主於叛而仲石與地則從之者也  
故經文書及胡傳以不稱暨而稱及爲無首從之別  
失經旨矣

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姜

人臣之罪莫大於叛春秋所必誅也趙鞅專地以叛  
結韓魏以脅其君復入於晉聖人書之所以譏晉侯  
之失刑而三卿分晉之禍實始於此也公穀不察謂  
趙鞅以地正國陸氏淳曰非叛君也孫氏復曰此王  
法所赦也劉氏敞曰其忠義足恃也謬妄相承不可  
以訓

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

是時衛有公叔戍之難宋有公子辰之難齊景不能  
爲二國定亂乃合謀以助晉人叛臣衛宋不能自治

其叛臣而惟齊之從皆非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朱子論語集注固引胡氏說載蒯聵欲殺母事然二劉之論似得當時事情張氏治朱門高弟亦有取焉今並存之以俟再考

劉氏厥劉氏絢皆謂夫人惡蒯聵斥已淫誣大子殺余以誣之張氏主之

哀二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邾者魯之附庸最近且親不待講好修睦而自有一體之誼此而疑貳則天下之邦交其何禮義忠信之有故春秋書盟始於蔑而終於句繹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經要說春秋二 卷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公羊以輒爲可立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胡傳辨之以爲輒未受靈公之命二說皆非也卽使受靈公之命便可拒蒯聵而不容其入乎胡氏又謂輒辭位避父則衛之臣子當拒蒯聵而輔之尤爲悖理輔其子而拒其父天下安有無父之國哉輒辭位而爲臣子者輔輒以正其位可也輒避父而爲臣子者稱兵以拒其父不可也

四年盜殺蔡侯申

杜氏預以稱盜爲賤孔氏穎達暢言之石氏介謂蔡無臣子家氏鉉翁謂亂黨衆不容悉書皆是也如傳專責蔡侯而於弑君者有恕辭不可以訓

六年閏月葬齊景公

數閏不數閏之說公穀二傳不同主公羊者劉氏做趙氏鵬飛也主穀梁者陳氏岳孫氏復也徐氏彥王氏樵兩用之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虞不書滅者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

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二 癸

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爲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尙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

齊人取讎及闡

齊取讎闡公穀謂齊爲邾故與左氏不同程子及家氏鉉翁皆主公穀於情事甚合

九年齊人歸讎及闡

宣公賂齊感齊之德非齊脅之也故其歸言我此則取歸並不言我不諱之中猶有諱焉

十一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吳不拔陳以叛楚則楚陳無釁何用救哉陳之禍吳爲之也救庸足多乎此當與楚救鄭同蓋志在於爭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延陵季子亦自言之矣胡傳謂吳以號舉爲深著楚罪殊失經旨朱子所謂以義理爲穿鑿者也

十三年冬十二月螽

呂氏大圭曰左氏以爲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爲失閏 家氏鈇翁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蝻生與此記同左氏所錄疑非青照堂叢書

初編七經要說春秋二

堯

聖人之言也 王氏樵曰案明年九月螽蟲災亟作而不時直以失政爾非關閏也 左氏載孔子之言杜氏預以爲失閏然二年之間三以螽告其災甚矣故先儒多駁之者今並存其說

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

黃池之會左傳稱乃先晉人吳語稱吳公先歆晉侯亞之二說者諸儒互有所主夫宋之盟晉國方彊而卒先楚人則謂晉定之不能先吳似也吳方在會而邊遠猝以越亂告吳王駭懼刻其告者七人則謂吳

子內惕而不敢復爭春秋所書次第乃其事實亦似也趙氏匡又謂吳晉敵禮而會如今賓主對舉禮故晉史卽云晉爲光而吳語卽云吳先歆各自護其主亦似有理

續傳

聖經絕筆獲麟弟子欲記孔子之卒採曾史以續之至十六年四月而止左氏則終於悼公之四年大全於獲麟以後經傳皆刪而不錄今考韓趙魏共滅知伯左傳以是終通鑑以此始故仍附錄於後

青照堂叢書

初編

七 經要說春秋二

五

07183





